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潘坦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四

丁丑 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 齊桓四十二年晉惠七年衛文十六年蔡莊二十年鄭文二十九年曹共九年陳穆四年杞成十一年宋襄七年秦穆十六年楚成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公作實 鷁五歷切 穀作鶂 過古禾切

左傳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兹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

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公羊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鶂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胡傳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

垂戒後世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茍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集說杜氏預曰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又曰是月隕石之月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劉氏敞曰公羊云是月者僅逮是月也不日者晦也非也夫晦朔者天之所有春秋取朔棄晦何當於義乎又曰穀梁子曰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𡠉與五石為一日故分別之耳穀梁本以日月解經因此以誣聖人欲後世信之豈實然乎　蘇氏轍曰莊五年書曰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不見其為石也今曰隕石于宋五

見其為石而不見星之隕也鷁大鳥也退飛逆飛也書失常也　程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張氏洽曰星隕為石不祥也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霸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懼之卒之五年敵執六年兵敗天之示人顯矣　陳氏深曰星陽之象見於上而動忽隕而為石石陰之類墜於下而静是陽化為陰動極而静精氣返為頑礦也獨見於宋者齊桓終而宋始霸也然宋無其德故天見災異之象於其地以警悟之也而宋不知警鷁水鳥遇風退飛欲進反退倒逆而飛其宋襄欲霸反為楚辱之兆也　萬氏孝恭曰梁山沙鹿亦無知之物胡為而不日麋與螽亦微有知

胡為而不月也　汪氏克寬曰郃子云星在地則為石石在天則為星　此言隕石盖星墜於天半空凝結至地而成石也　季氏本曰石隕者陽不翕也鷁退者陰逆驅也此正氣分而妖祲進之象也　羅氏喻義曰物之遠者惟星言隕星未若言隕石手可得而捫也微者惟風言異風未若言受風之鷁目可得而察也星隕而石貴化為賤不善化者也鷁飛而退前變為郤不善變者也　余氏光曰言宋則散在四鄙言都則專在國中

案經書是月非止嫌同日也或鷁之退飛不止一日故以是月槩之也公羊以是月為晦穀梁以有知無知分日月皆非也劉氏駁之詳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其稱季友何賢也

穀梁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胡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陸氏淳曰趙氏云季友去邪輔正以安公室魯大夫莫之能及是以襃之　葉氏夢得曰此公子友也何以言季友猶仲遂始賜族也春秋之世有生而

賜族者諸侯討宋亂取華督賂而立華氏此周之末造也然則友未氏而先見季遂未氏而先見仲非以世卿故志其始賜族而特書之歟　朱子曰季子賜族亦只是時君恩意　張氏洽曰書季友蓋公子友以立僖公之功生而賜之氏俾世其卿也故特書其氏以著待大臣不以禮法為陰始凝之戒　呂氏大圭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孫非公子公孫而為大夫則但書名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為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郤氏欒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氏皆世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　趙氏孟何曰大夫卒名則其兼字之何也褒恤之異數也季友僖之叔父也而有功於僖仲遂宣之叔父也而有功於宣其喪之有加禮焉故卒皆字之叔肸非有功而以母弟之親宣公喪之視季友襄仲故三臣者

皆世為卿也　汪氏克寬曰宋立華氏魯立叔孫氏當時賜族率以為常春秋諸侯以殊禮異數寵遇其臣至有生而賜謚如衛靈之於北宫喜析朱鉏不特生而賜族矣

案季友討逆定亂功在公室經書公子而名字雙舉者公穀以為賢之是也宣十八年公弟叔肸卒書法與季友同蓋友有社稷之勲肸有通恩之美其賢相等肸以宣公尚存故稱公弟爾胡傳以為生而賜族其說亦正惟與仲遂竝譏似非其倫然季子忠賢仲子弑逆亦各分别言之矣劉氏敞引仲遂以駮公穀不知仲遂之卒削公子而不書正其弑逆之罪也豈季友之比乎又謂仲氏殺子赤季氏出昭公皆世卿成禍者是以仲遂為仲孫氏尤謬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集說張氏洽曰內女出嫁者紀伯姬叔姬宋共姬皆書其葬獨鄫季姬杞伯姬不書葬　湛氏若水曰禮諸侯之女嫁為諸侯夫人者有大功之服焉故赴其卒則史書之聖人存之以致親親之義爾其書葬不書葬史有詳略爾

案不書葬者魯不會也僖公怒鄫子之不朝而止季姬及來朝而始聽其歸蓋怨尚未釋故葬不往會也若果愛其女使自擇配則季姬之葬必有過禮之舉春秋將特書之矣胡傳書卒奪葬之說不可從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附錄左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作慈公

集說杜氏預曰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高氏閌曰此公子牙之子也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而猶

未絕

附録左傳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

周　冬十一月

乙卯鄭殺子華

狐厨杜注晉邑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孔氏穎達以為即狐狐厨令屬山西平陽府襄陵縣　受鐸杜注晉邑　昆都杜注晉邑令平陽府南有昆都聚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杜注臨淮郡左右

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穀梁 兵車之會也

集說 杜氏預曰鄫為淮夷所病 高氏閌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次之也 呂氏祖謙曰桓公自葵丘之會志得意滿霸業漸衰城一小國而役人如此蓋是時管仲已死惑於內寵志慮昏蔽故前輩謂齊桓中主管仲輔之則治豎刁易牙開方輔之則亂此言極是 萬氏孝恭曰許以男而先於邢曹邢以侯而後於鄭許聖人之作春秋從主會者之所為而無所改正所以著其罪也 王氏元杰曰齊桓享國三十餘年經營霸業之勤安攘內外之慮自會北杏之始及於會淮之終衣裳之會十一兵車之會四盟幽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此霸業之所以盛也葵丘以後會淮以前鹹之會避狄而遷杞牡丘之盟次匡而救徐此霸業所以衰也至於淮夷病鄫桓率諸侯而東略即其國而會

之齊霸於是乎衰其事亦終於此矣　汪氏克寬曰桓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會淮之前楚伐黄滅黄而不能恤狄侵衛侵鄭而不能遏簡於存杞不若存邢之功緩於救徐不若救許之速宜淮夷之儆亦肆其暴抑有所窺而動也　卓氏爾康曰邢侯未嘗與齊桓會盟而會淮獨忽與焉何也邢自請從於會爾邢舊屬於衛十八年與狄伐衛豈不堪衛之儆求耶欲伐衛故今年請從於會猶介人欲伐蕭而先來魯也

戊寅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　齊桓四十三年晉惠八年衛文十七年蔡莊三年鄭文三十年曹共十年陳穆五年杞成十二年宋襄八年秦穆十七年楚成二十九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杜注楚與國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西有英氏城接英山縣境

左傳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集說劉氏敞曰何休曰稱氏者春秋前黜之非也英氏者國也國之號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非若甲氏潞氏也今縣有尉氏者亦可封國又何謂乎胡氏銓曰楚人病徐齊桓不能服楚而伐其與國是遷戮也　張氏洽曰英氏皐陶後之封也為徐伐英氏桓公之興師末矣　趙氏鵬飛曰徐人將報婁林之役而無以撼楚也故齊為之伐英氏英氏何與於楚敗徐者楚而英氏受兵報怨蓋已不直矣齊能服楚則英氏將為齊役如江黃爾憾在楚而不能制乃曰肆其與國吾見齊侯威德兩衰伯業止於是也功烈如此其卑見於斯矣

附錄左傳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

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夏滅項 項杜注項國汝陰項縣今河南開封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故項城是也

左傳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公羊 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穀梁 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絶之

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胡傳案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集說陳氏岳曰凡書外事各言其國內事不言我外事如齊師滅譚齊人滅遂之類是也內事則取汶陽田取鄟取邿之類是也未有書外事不言其國未有書內事而言魯者蓋言國以别內也　陳氏傅良曰滅項非公命也向也費伯帥師城郎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城郎常事滅項非常事也是故必常事

也譏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則謹書之書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雖非公命皆非常也春秋之季大夫不稟命於諸侯非但魯也鄭伯會于夷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蔡侯會于召陵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謹而志之也　黄氏仲炎曰經書夏滅項猶言夏取邿秋取根牟　家氏鉉翁曰或曰内滅國書取此何以書滅曰公未歸魯執政所為是以不諱所以著强臣之罪　程氏端學曰先書滅項後書公至自會則大夫擅國政握兵權可知　朱氏睦㮮曰先儒以滅項為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者非也夫季孫行父當祖友卒其父無佚早亡時尚稚年况當是時禄未去公室政未逮大夫終僖公朝未專國政焉得擅為此事乎　張氏溥曰僖公在淮兵忽及項無王命而滅小國齊將執公以歸正伯討也

案左氏謂公未歸而滅項胡傳及諸家多從之相沿已久今主其說然以城楚丘之例例之公穀以為齊滅者於理亦通葢不書齊者蒙伐英氏之文也春伐英氏夏滅項與襄十年春會柤夏滅偪陽同一書法以項為魯滅何不以偪陽為魯滅也若謂彼多一遂字則此以滅承伐彼以滅繼會其文更不相蒙矣葢會淮之後齊以淮夷之事委魯魯既率而自與徐人伐英滅項故僖公經略之久至於九月乃歸爾泮水閟宮之頌皆言魯僖有服淮夷之功豈得全無事實徒爾頌禱他年又不見有南國之師其在此役未可知也若胡氏安國謂滅項為季孫所為則非矣當是時季友已卒友子無佚不見於經經不書其卒是未為卿也友卒之後魯卿奉命而出者公子遂叔孫得臣公孫敖三人而已文六年行父始如齊是無佚卒行父幼及其既長而後為卿也

然則滅項之季孫何人耶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皮彥反卞杜注魯國卞縣今故卞城在山東兖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

左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集說趙氏匡曰參譏之　高氏閌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小白入魯地而會聲姜能無嫌乎　趙氏鵬飛曰齊侯歸自會道由乎魯夫人須其至也會之于卞非禮也於時公未至而夫人出會婦人既嫁從夫公不在而夫人出境會齊侯僖公閨門之令可知也此尤甚於陽穀之會陽穀之會公與俱行今夫人獨會之則夫人蓋亦專矣　吳氏澂曰夫人齊女也要齊侯於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為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蓋稔於見聞之非盲

於禮義之正是以好成人之美者惜焉　卓氏爾康曰卞為齊桓歸國所經之地夫人因桓公在境而會之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況僖公尚未至國而私自出會非禮甚矣

九月公至自會

左傳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集說　杜氏預曰恥見執託會以告廟　蘇氏轍曰不言齊人之執諱之也　家氏鉉翁曰為滅項故齊侯止公至是乃得歸曾不討其擅興之罪魯之威權自此下移　吳氏澂曰以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　季氏本曰僖公去國日久又以為齊所止而歸故受賀而以至書

案齊以滅項止公聲姜會齊侯請而釋之因以至自會為諱此左氏之說也公穀以項為齊滅而夫人會

下公至自會皆不發傳或謂公以滅項而見止則夫人當往請於齊不能致齊侯於魯地公為齊所止而歸則當至自齊以見意不必致會以沒其實其說亦通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集說呂氏本中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趙氏鵬飛曰修內者王修外者霸修內者逸修外者勞修內者本於心遇機之來則應之機靜則止何勤何怠修外者本諸物物來無窮而智力有限一日少懈則智力有窮矣齊桓五伯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以為鄄之會伐鄭而為幽之盟諸侯無貳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黄以掎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外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為首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尊王之心襄王踐祚又為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

於冢宰而王室定矣內和諸侯外攘彊楚上定王室桓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狄侵衛齊不知既而楚諜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履東夏而伐徐桓公合八國諸侯于牡丘顧望不進乃命大夫救之而徐卒底於敗雖伐厲伐英氏桓公皆不親也卒之閨門無法六子為讎斂不以禮葬不以時一桓公耳而前日之桓公非今日之桓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修外而不修內也　李氏廉曰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伯迄僖十七年凡三十九年吴郡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伯也以古之未始有伯而齊桓實造端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蓋黜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伯者之是非斷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於北蔡

師書敗荊盛於南鄭分許鄦宋㢘鄭嗣紀小而併於齊郯弱而偪於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荊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郳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閱理未熟撿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卞則家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

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
乘除齊伯之顛末可考矣

己丑襄王十有八年宋襄九年齊孝公昭元年晉惠九年衛文十八年蔡莊四年鄭文三十一年曹共十一年陳穆六年杞成十三年秦穆十八年楚成三十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有會字

左傳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穀梁 非伐喪也

集說 杜氏預曰納孝公 劉氏敞曰傳曰伐齊以納公子昭也伐齊以納公子昭則何以不曰納齊公子昭於齊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納公子昭非正也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

以貴不以長貴鈞以年年鈞以德納公子昭非正也又曰宋襄公有憂天下之心伯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舉大衆不務率義而先為不正以矜其力此其所以無成功也　張氏洽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四國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為戎首深罪之也

趙氏鵬飛曰宋襄伐齊納孝公殺無虧知奉齊侯之遺言而不計其所納者之正不正也立子以嫡無嫡以長齊之六子均庶也均庶則無虧長長當立矣而託孝公於宋何耶母寵則子尊桓公之私也宋襄方有圖霸之謀而首從齊於邪非義也逐人之正而納不正故聖人不書納不與其納如會于裒伐鄭不書納突也然則宜貶矣何以書爵蓋致是師者桓公也

其實不啓於宋故書爵以見兵自齊招非宋之罪也

程氏端學曰齊桓帥諸侯尊天子生民息肩四十年宜其既沒而人益思之然死僅踰月而諸侯伐之者身不修而家不齊也

附錄左傳　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夏師救齊

穀梁　善救齊也

集說　杜氏諤曰傳言三月齊人殺無虧則無虧已殺矣今魯以師救之亦以志其緩也　程氏端學曰稱師將卑師衆也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然諸侯伐齊而魯救之猶為彼善於此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甗杜注齊地在今濟南府

歷城縣界

左傳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穀梁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集說 杜氏預曰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故宋師獨與齊戰 王氏沿曰無虧既立踰年之君也而宋人脅齊殺之將立孝公復與齊人戰四公子之徒爭國宋伐喪皆不義也 孫氏復曰此以宋主兵者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甚矣 劉氏敞曰公羊曰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非也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鞌甯可亦曰與晉郤克之征齊乎所異於晉者何哉 孫氏覺曰幸其喪乘其亂伐之以為利宋有罪矣 程子曰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

也　胡氏寧曰稱師見其用大衆也而貶在其中矣是以師為重以襄公為輕矣問宋公伐齊為納公子昭也何以不書納公子昭于齊乎曰不與納也納昭非正也公伐齊納糾亦非正則何以書書納糾所以著莊公之罪也止書伐齊而不書納糾則莊公得復讎之義矣或書或不書其義自異不可不察也　陳氏傅良曰此宋公也其稱師何於是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而桓公卒寺人貂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襄公以諸侯之師伐齊立孝公而還春秋貴義不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之孤而動天下之兵至於交戰是伐喪而已矣雖然孝公不言納孝公言納則疑於齊糾邾捷菑宋襄之義僅異於魯莊晉趙盾而已　李氏廉曰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為善宋蓋彼以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戰為予衛罪齊之書是以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今宋言及明直在宋矣鄭曰及者別異

客主不施於直不直直不直自在事而已鄭說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為志乎戰者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伏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者乃變文以深貶宋也穀梁之說精矣

狄救齊

穀梁 善救齊也

胡傳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列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集說　呂氏大圭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於宋不可謂之正又蔽於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豎刁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為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

趙氏鵬飛曰齊立無虧義也宋納孝公非義也二者曲直已判然救無虧而無虧殺納孝公而孝公立則安在夫義也蓋義不在乎勝敗之間公義而敗其義固存也不義而勝義且安在哉聖人不以勝敗為褒

貶而以公義定邪正故內書救而狄亦書救　吳氏澂曰書師救齊於伐齊之後則救者救無虧也書狄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時無虧已死齊無君矣故杜氏云救四公子之徒雖緩不及事然亦書救終善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左傳秋八月葬齊桓公

胡傳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抵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集說 杜氏預曰孝公立而後得葬 張氏洽曰杜氏注十一月而葬亂故也八月無丁亥日誤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強其處己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為務肉未及寒而庶孽爭國宋伐其喪冢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霸者功烈之卑聖門不道之實矣 趙氏與權曰五伯桓公為盛葬不及期何哉管仲既死而寺貂易牙乘時用事使桓公不能保其子以此見閹寺之為人國家害甚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始書人

左傳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

訾婁杜注衛邑今直隸大名府滑縣西南六十里有訾婁城與長垣縣接界

穀梁 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

胡傳 狄稱人進之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遽伐其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書狄救齊以著諸侯之罪書狄人伐衛以見救齊之善

集說 劉氏敞曰詩云騂騂角弓偏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邢棄兄弟之親而從狄其為反也不已甚乎使衛怨之卒以滅國其為然也不已信乎名穆公有言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雖鬩猶禦其外矣奈何而內侮哉 孫氏覺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桓死未踰年而衛

與諸侯伐之邢自以復存者桓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之　張氏洽曰邢黨狄以伐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之忘恩背伯以伐喪奪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見罪衛之深也　吳氏澂曰其後衛竟滅邢其怨讎未必不基於此　李氏廉曰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爾春秋於立孝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爾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為報齊乎

案穀梁以書人為善救齊胡傳從之今主是説惟劉氏敞引角弓之義責邢令附存之蓋衛雖可伐而邢與衛親不當連狄以伐之也然則狄稱人奈何趙氏鵬飛曰狄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鄫

人蓋不可曰吳鄫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今狄與邢伐衛書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伐衛則復書狄而已

庚辰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宋襄十年齊孝二年晉惠十年衛文十九年蔡莊五年鄭文三十二年曹共十二年陳穆七年杞成十四年秦穆十九年楚成三十一年

春

附錄左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傳宋人執滕宣公

集說　啖氏助曰春秋時以強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趙氏匡曰被執失地則名不然則否

孫氏復曰宋人執滕子嬰齊不得其罪也滕子名者惡遂失國也　劉氏敞曰杜云稱人執者宋以罪及民告非也宋為無道誣人之君以告諸侯而春秋不為辨則是春秋同其惡也若從赴者而書之不擇真偽焉又何以為孔子又曰傳例不以名為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赴亦非也案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名賤之也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故名尋此二者傳亦以名為義也記事駁雜是非混淆例不能推此傳之大病　孫氏覺曰滕固有罪矣宋襄公藉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已之強一會虐二君以陵轢諸夏故書人以貶之春秋不以不正治不正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　薛氏季宣曰宋襄執滕子以威求伯也　陳氏傅良曰執不言歸未失國之辭也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

之執稱曹伯歸稱曹伯襄執稱衛侯歸稱衛侯鄭此執也則其名何遂失國也虞公失國則其不名何也虞自亡矣晉人之罪徒執其君焉爾不於執焉加以遂失國之辭所以見虞之自亡也　家氏鉉翁曰宋襄踵齊桓行事當請命天子號名四方同奬王室今執滕子與是秋圍曹皆不待王命春秋所貶也　吳氏澂曰宋襄志在繼齊桓之伯然去春首伐齊喪奉少以篡長今春首執滕子恃彊而凌弱如此欲伯得乎盖以滕子又不與齊盟故執之以威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心肆己之暴所以終於無成也　程氏端學曰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人效尤而執宋公矣汪氏克寛曰經書執國君者十有三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執得其罪又歸諸京師故以伯討與之餘皆書人惡非伯討也　余氏光曰郝氏曰滕小國也書執惡宋也宋襄行誼未著竊竊然自大以求諸侯侮弱為彊諸侯所以愈不附矣

桼胡傳謂齊桓之盛九合諸侯而滕不與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此說非也齊桓創霸自北杏以後衣裳兵車會盟之事屢矣大國如秦晉小國如薛莒杞鄫蕭宿小邾之屬皆未嘗與何得以不會獨責一滕耶至謂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則傳無事蹟亦為臆揣之見未可據也然則滕子何以名禮所謂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也必欲別求其罪則諸侯被執者十有三若鄭之從楚莒之病魯罪皆浮於滕而何以皆不名耶惟陳氏傳良深得聖人之意其用胡傳罪滕之說者皆不錄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作宋人）

集說　杜氏預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

圍　范氏甯曰曹南曹之南鄙　杜氏諤曰公羊宋稱人誤　黄氏仲炎曰北杏之會齊伯之首事也雖宋人心始疑於齊然所致者猶有四國也今宋襄圖伯為盟於曹國之南是不能致曹而乃枉駕以盟曹也曹弱於宋而鄰於宋者猶且不服况諸侯乎故曹南之盟所與偕者僅一鄫人而已寡助如此而以求伯是亡舟楫而涉不測之淵未有不死於溺者也　趙氏鵬飛曰君子有為善之心聖人不沮也齊桓有圖伯之心宋襄亦有圖伯之心故北杏之會諸侯皆人齊獨書爵曹南之盟二國皆人宋獨書公不予之於始無以責其終獨觀其所以副聖人之責者何如爾予桓公於始而終成九合諸侯之功予宋公於始而終為天下之辱聖人亦即其功罪而誅賞之以示勸懲於天下後世予之所以責之也　家氏鉉翁曰宋公書爵予之以伯乎曰望之也非予之也桓公既沒天下不可無伯也　李氏廉曰宋公書爵屬辭疑於

北杏陳氏以為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伯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恐未必然盖春秋始則望宋之能伯而予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之有何不可　陳氏傅泰曰五伯莫微於宋襄亦莫暴於宋襄未伯而先伐齊喪圖伯而執滕君既伯而用鄫子

鄫子會盟于邾

公羊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集說　杜氏預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子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　孔氏穎達曰鄫子本意欲往會盟未至於曹諸侯已去其實至於邾國故書會盟于邾二十八年踐土盟下云陳侯如會彼謂往至會所此不至會所故書其所至而不言如會襄七年鄬之會下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亦不至會所而云如會者其意欲會而在道身喪故亦書其所至義與此同但卒執事異故文異耳　李氏廉曰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年鄫子會盟踐土陳侯如會雞澤陳袁僑如會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是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次睢杜注睢水次有妖神人皆祀之後漢臨沂有叢亭博物記曰即次睢之社今在山東兖州府沂

州境

公羊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 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集說 何氏休曰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絶其所用處也 杜氏預曰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 孔氏頴達曰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與此執鄫子用之皆惡其無道直書用之言其若用畜牲所以惡楚宋也 楊氏士勛曰叩其鼻者論語云以杖叩其脛則叩謂擊也 高

氏閔曰宋公之盟曹南怒鄫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邾人修鄫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宋修伯業邾從宋盟安敢輒戮鄫而不懼討乎宋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宋襄圖伯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乎經書鄫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為用也諸侯終則名鄫子不名史佚之

張氏洽曰鄫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鄫世讎因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戕鄫子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鄫必自用鄫子而天子不誅所以復出為惡與　趙氏鵬飛曰用鄫子者宋公意也然不書使之者宋以意諭之而用之之際宋公不在也故以邾用之為文　吳氏澂曰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為牲以祀神　李氏廉曰執鄫子說左氏以為宋公使邾執之若然春秋何以不蔽罪於宋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佚使鄫子請己以此

二國致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何據大抵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迎逢其惡躬為戎首肆行暴虐春秋舍宋而罪邾亦未為過也　汪氏克寛曰邾子稱人貶也上言會盟于邾則非微者明矣

秋宋人圍曹

左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胡傳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

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

集說 杜氏預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 陳氏傅良曰此宋公也其稱人何凡圍國雖君將貶人之前年齊桓卒宋公欲合諸侯而亟修怨於曹諸夏之書圍國自此始 張氏洽曰討不服也夫近者說遠者來齊桓之伯屈意去怨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滕滕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而亟事干戈故胡氏以為欲速見小利之過宜其不遂伯也

吳氏澂曰宋襄以威殉曹而與之盟故曹不心服

汪氏克寬曰襄公志在近小非特不能成大功雖小利亦未嘗遂僅一盟曹南而曹不服再盟鹿上會盂而束手就擒於荊蠻矣又曰經書加兵於曹者十

有三而宋居其七焉蓋自僖十五年間曹之以兵佐齊桓而伐之至此憤其貳乃環其國都而攻之宣三年復圍之哀之三年六年樂髡向巢再伐七年又圍之八年遂入而俘其君終滅其國比事考之不貶而罪自見矣

衛人伐邢

秋衛人伐邢以

左傳 報菟圃之役

集說 陸氏淳曰左氏曰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啖子曰邢之無道未應如紂衛侯之賢不可比於武王皆飾妄之辭也 高氏閌曰衛不伐狄而伐邢是以人之 張氏洽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

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趙氏鵬飛曰報伐衛也

俞氏皋曰此報復之師也而左氏以為天意師興而雨不亦誣哉凡此之類皆當據經覈傳勿以為然可也　王氏樵曰邢舍狄怨而從狄伐衛衛舍狄怨而專伐邢邢或被脅衛則肆忿也其惡大矣

王氏錫爵曰甯莊子語不可為致雨之常法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作公會　楚始與齊盟

左傳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胡傳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彊矣然終桓公世皆

止書人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彊敵也桓公既沒鄭伯首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惡諸侯之失道謹盟會之始也

集說　杜氏預曰地於齊齊亦與盟　陳氏傅良曰內不言公諱之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以不沒公也　張氏洽曰楚欲得志於天下久矣齊桓討而攘之其後桓志稍衰滅黄敗徐駸駸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與列國之盟會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故先受其誘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聽其甘言納之國都而與盟僖公亦忘是懲之志偕之同歃楚因是以行其志春秋諱公而人諸侯所以謹其始也　汪氏克寬曰于

齊之盟魯及諸侯盟楚之始也鹿上之盟外諸侯盟楚之始也故皆以微者書而深貶之會盂盟薄盟宋直書不諱又所以著其陵駕諸侯之暴而諸侯皆俛焉從之也幸而晉文城濮之捷得以却其方張之勢晉伯不振而楚莊竊討賊之義盟于辰陵遂主諸侯于蜀之盟十有一國之大夫皆貶書人魯不諱公視盟齊雖若末減然人諸國大夫乃所以人公也厥後于宋于虢晉楚狎主齊盟而于申十有三國且用齊桓召陵之禮春秋欲諱之而有不勝諱矣是知春秋貶于齊之盟所以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也 王氏樵曰齊桓仗義以伐楚屈完來盟于師未嘗引楚而內之也內楚而列於齊盟自此會始或者皆知合南北之成自向戌始而不知此會已為之權輿矣陳合齊楚之成而楚執宋公宋合晉楚之成而楚爭為長楚人衰甲寇不可啓漸不可長此之謂也 卓氏爾康曰先陳主是盟也鄭後楚何也桓公沒鄭首朝於楚

鄭為楚私不可不後楚也陳蔡故從楚者也先陳蔡為正其體也鄭新服楚者也後鄭正其罪也皆特筆也陳氏際泰曰首伐伯主者宋也即其圖伯者也首即楚盟者齊也即其伐楚者也

梁亡

左傳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宫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　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胡傳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没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彊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集說何氏休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内發故云爾　杜氏預曰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孔氏穎達曰以為梁國

自亡者所以深惡梁爾非言秦得滅人國也　孫氏復曰梁亡惡不用賢也梁伯守天子土有宗廟社稷之重有軍旅民人之衆左右前後朝夕與為治莫有聞者是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也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不亡何待故直曰梁亡以惡之　張氏洽曰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黃氏仲炎曰民罷而潰則國已亡矣國亡而後秦取其地非因秦取之而後亡也故春秋不得言秦取而以自亡為文焉明自亡者民亡之也

辛巳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　宋襄十一年齊孝三年晉惠十一年衛文二十年蔡莊六年鄭文三十三年曹共十三年陳穆八年杞成十五年秦穆二十年楚成三十二年

春新作南門

左傳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穀梁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胡傳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集說何氏休曰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　孫氏復曰城郭門戶皆有舊制壞則修之常事書者譏其

修泰妨農功改舊制也穀梁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制可知也　劉氏敞曰其謂南門何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其不可為而為故曰新作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多矣不必書也僖公修泮宫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宫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新宫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具書者皆非禮之制也　王氏樵曰顧命孔氏傳南門路寢門則知魯南門乃路門也魯庫雉二門既用天子之制惟路門仍舊故僖公因其弊而斥大之　高氏閌曰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於勞民而已　李氏廉曰經書新作二此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汪氏克寛曰僖公之

經竝無城築土功之事則庶幾其能愛民矣而猶有南門之役且不免於過制而僭上春秋特書新作以譏之抑責備賢者之意歟　湛氏若水曰孔子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於春為不時於作為不節

夏郜子来朝

集說　孔氏穎達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耼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無時君諡號不知誰滅之　劉氏敞曰公羊云失地之君非也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来朝朝者施於有國有家之辭爾又公羊以郜滅在春秋前案春秋以来且九十年矣郜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乎　鄭氏樵曰郜有二桓二年取郜大鼎北郜也在單州成武郜子来朝南郜也單州有二郜城　李氏廉曰何氏特據郜大鼎之文以為春秋前宋已滅郜此無據之言也不可取然郜惟此處

一見他無所考　黄氏正憲曰王氏云鄀分為南北皆附庸於宋意是時宋襄無道荆楚日強鄀以宋為難恃而魯為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耶

五月乙巳西宫災

公羊　西宫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宫有西宫則有東宫矣魯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諸侯之有三宫也西宫災何以書記異也

集說　何氏休曰禮夫人居中宫少在前右媵居西宫左媵居東宫少在後　孔氏穎達曰穀梁以西宫為閔公之廟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宫也　孫氏覺曰西宫僖公所居之西宫以其在西故云西爾公羊曰有西宫則有東宫此說是也穀梁以為閔宫案僖公繼閔而立若實閔公何妨言新宫乎為其已久

何妨言閲宫乎　張氏洽曰薛氏曰西宫魯之貳室也　家氏鉉翁曰公羊曰小寢也小寢燕私之地人君之過嘗在深宫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其後魯僖没於小寢

鄭人入滑

左傳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集説　王氏葆曰滑與鄭為鄰齊桓時常與鄭同盟幽今列國無霸鄭首從楚遣二卿長驅而入滑無忌憚甚矣故略而人之　高氏閌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滑服於衛遽興師而入其國必欲滑為已屬蓋强之凌弱如此　張氏洽曰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家氏鉉翁曰宋襄欲霸諸侯擅兵相侵者告於王而懲之如鄭人入滑當先糾者也舍是弗為烏能有成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　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穀梁　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

集說　張氏洽曰書狄例以國稱而同之於齊稱人之列者昔宋伐齊喪而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矣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季氏本曰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狄同救而去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盟也

案左傳以為謀衛難穀梁以為主救齊說若不同而其實一也衛方病邢故齊狄盟邢以謀之而衛之所以病邢者以其救齊也宋衛伐齊之喪邢援狄以救之是救齊之役邢主之也故曰邢為主

冬楚人伐隨

左傳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穀梁 隨國也

集說 許氏翰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於上國而宋欲盟之其能屈乎 高氏閌曰隨自是服屬於楚至哀元年會楚子圍蔡 李氏廉曰隨本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於隨也八年而敗隨于速杞十一年而隨絞州蓼又欲

伐楚師卒以鄖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以伐隨其年楚子卒隨人成楚文即位不復有事於隨盖隨已屈服於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兵加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盖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卒諸侯無伯於齊之後遂為同盟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諸侯之計矣

附録左傳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壬午 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 宋襄十二年齊孝四年晉恵十二年衛文二十一年蔡莊七年鄭文三十四年曹共十四年陳穆九年杞成十六年秦穆二十一年楚成三十三年

春狄侵衛

杜氏預曰為邢故 張氏洽曰因邢之盟也孝

集説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患此齊邢

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竝受其禍也　吴氏澂曰狄因宋曹衛邾伐齊喪則仗義興師以救齊又聲衛伐喪之罪而與邢協力以伐衛衛因邢之黨狄伐己而伐邢以報怨且憾邢未已則狄又援齊而盟以為邢謀至此遂為邢而侵衛前之伐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數故稱伐今之侵以衛有滅邢之心無事可指故稱侵侵者言其師之無名也伐衛盟邢與邢齊竝序則稱人此獨侵衛則止稱狄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杜注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今江南鳳陽府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

左傳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集說杜氏預曰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　胡氏寧曰鹿上之盟是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攘楚以安列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　張氏洽曰伯天下者宋之欲也亂天下者楚之欲也欲伯天下而求之於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趙氏鵬飛曰愚哉宋襄之圖伯也齊桓之興協比諸侯輯寧東夏垂二十年内外無患小大一德而後敢問包茅之貢於楚故能一舉而屈之今襄以子然之宋執滕子虐鄫君貫怨於曹結憾於魯諸侯無小大皆哆然外之獨齊孝以其納已之故不得已而從焉然前冬盖亦同楚人之盟矣保其無二心於宋哉乃一旦會楚人於鹿上之盟欲以隻牲尺書服虎狼之楚吾於是知其大愚而不移蹈死地而不恐者也　吴氏澂曰宋襄欲圖伯合諸侯而德義不足以感人曹南之盟僅能脅服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諸侯更無從之者況曹復懷貳楚人亦乘間

合諸侯而其勢力足以威人齊之盟不特陳蔡鄭從之而魯亦從之此宋襄所願欲而不可得者故求之於楚欲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己是求肉於虎其遭執辱也宜哉楚君既稱人則齊宋二君亦降稱人若宋齊稱爵則疑楚人為大夫矣

夏大旱

左傳 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公羊 何以書記災也

集說 杜氏預曰雩不獲雨故書旱 孔氏穎達曰春秋之例旱則修雩雩必為旱而經或書雩或書

旱者雩而得雨喜雩有益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時雩不獲雨故書旱也　杜氏諤曰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年及宣七年是也皇極不立五事不正而咎應之詳記災變所以示戒也　高氏閌曰言大者久且甚之辭　黄氏仲炎曰春秋或言不雨或言旱或言大旱何也不雨之害比旱為輕大旱之害比旱為重也　汪氏克寛曰春秋歴時不雨則書不雨但一時不雨而為災則書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不曰旱者五穀既登則害於民者淺故不書旱爾

案穀梁以旱時為正楊氏因謂旱必歴時非一月之事此説非也經書夏大旱者直據其旱之時而記之爾豈必以為旱當書時乎假使大旱在兩時之際或不止於一時聖人將何以書之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以伐宋 孟公作霍穀作雩或為宇 楚始稱子 孟杜注宋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孟亭

左傳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穀梁 以重辭也

胡傳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强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荆楚尊王室者也

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集說　范氏甯曰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此傳及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傳皆曰以重辭也然則以有二義矣國之所重故曰重辭　趙氏匡曰此楚執爾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也譏諸侯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荆楚執辱盟主故譏之宋公德不足懷慮不及遠而求諸侯以及於難故罪之　葉氏夢得曰楚子何以先諸侯宋襄欲圖伯而會楚子諸侯推先楚子也　張氏洽曰襄公非但不識楚人譎詐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為是會也愎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宋襄之謂與　趙氏鵬飛曰宋襄所恃者有恩於齊而已前日鹿上之盟幸脫虎口者以齊

在也今齊懼楚而不至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雠也見執固無疑矣　家氏鉉翁曰宋未能伯而鹿盟盂會序宋為首無乃慕名實乎曰自齊而降皆俯首帖耳不以為恥不出楚下者惟襄公耳顛沛百罹繼之以死夫子列齊楚之上與其有志也　吳氏澂曰宋襄求諸侯於楚而楚許之故為此會以合所求之諸侯也當時楚最強盛諸侯服之宋則國弱而諸侯不從故求於楚宋為首事故先之然能致諸侯之來者實楚也楚以子爵而序於侯伯之上則此會楚為之主故宋公之執不待言楚而知其為楚矣諸侯聽其執而莫之救諫者勢不能也案前有鹿上之盟後有使宜申來獻捷之事楚君皆稱楚人獨此稱楚子者蓋謂執宋公不可稱執宋人宋公既爵則陳蔡鄭許曹皆須爵否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五國既稱爵則楚不得不稱爵此春秋之筆也　汪氏克寬曰以上公之尊同於匹夫之微俛就執辱宋襄之圖

伯未矣齊之盟楚序陳蔡之下鹿上之盟楚序齊下蓋荊楚雖強初與盟猶未敢偃然自肆也至是列陳蔡之上蓋有主會之志矣而宋襄德寡國弱欲尸盟主之權故楚顓設詐擒之而攻其國以取威攘伯也于齊鹿上楚皆書人此會書楚人則疑非楚君故昉書楚子以子爵亞於宋公而位列國諸侯之上則兩伯之伉不待春秋之終而已見矣 金氏賢曰序楚子於上者著其強也列諸侯於下者卑其弱也宋公見執而不諱者惡其德衰也 湛氏若水曰宋公不智楚不義五國之君不勇交譏之

案楚執宋公不書楚子者趙氏匡以為譏諸侯胡傳因之其說較公羊為勝蓋宋公被執五國坐視而不救故春秋以同執之辭書之也若楚之挾詐攘伯則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公伐邾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任杜注任城縣也今為濟寧州屬山東兗州府　須句杜注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　顓臾杜注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今兗州府費縣西北八十里有顓臾城

集說呂氏本中曰成風之言一則曰周禮再則曰周禍夫周禮之說仲孫湫韓宣子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禍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彼蓋以通天下皆周也魯乃周之魯也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為不道剪滅周之須句則為周之魯者安得不亟救之耶　王氏樵曰大旱經時不知貶食省用而用兵伐人非其道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

穀梁 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胡傳 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存宋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集說 王氏沿曰宜申鬬氏子西也不書族與椒聘同 劉氏敞曰楚欺詐諸侯執宋公而伐其國威動天下然而自卑屈於魯使人獻捷在衆人之情皆榮之而春秋抑而不予也既貶其君又隱其捷乎宋以伸有道之弱而沮無道之勝也 陳氏傅良曰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貶之也盂會稱子矣獻捷於魯

何以貶人之盂會不稱子無以見楚宋之爭長獻捷於魯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自是至椒之聘而後始有君大夫　張氏洽曰来魯獻捷者僖公雖不與於盂之會而魯為列國中大邦楚方求駕列國故假宋捷以威魯也楚子稱人貶其詐以執宋公也上書諸侯執宋公而此書楚獻捷足以明楚之執矣逞其詐力而誇示於我僖公不能拒絶而受其使命待以賔禮特書来獻而不言宋為内諱也盂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貶宜申之来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趙氏鵬飛曰聖人於楚前書爵而此書人奪其强也書捷不書宋不予楚之捷宋也然獻捷於魯魯亦恐矣故十二月遂從薄之盟　吳氏澂曰楚人者楚子也稱使則知為楚子矣自屈完盟召陵楚臣之見經自是始　李氏廉曰楚未有大夫而書屈完則屈完為褒辭楚已有君而書楚人則楚人為貶辭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宋地漢置薄縣屬山陽郡後漢改屬梁國今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亳城即薄也

左傳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穀梁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胡傳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郜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荆楚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强暴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

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集說 杜氏預曰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張氏洽曰宋襄公求諸侯於楚楚反以詐執之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詞明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人當義愧情屈而歸宋公之不暇矣今僖公脅於獻捷之威與五國為會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楚故聖人諱之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 趙氏鵬飛曰執宋公楚子也春秋以諸侯共執之釋宋公亦楚子也春秋以諸侯共釋之雖執之釋之諸侯莫不與其謀而實制於楚也聖人不書楚書諸侯亦所以病諸侯矣凡諸侯執而反書歸而宋公書釋不書歸蓋歸者若自歸歸在我也釋者在彼釋之制在人也若曰諸侯不會則宋公不得釋也

此所以重楚之惡亦以病宋公也　李氏廉曰此會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皆書諸侯者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鄫子會盟于邾可矣何必又書諸侯乎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公會諸侯盟者二盟于薄為宋請平于楚以釋其執盟于宋為宋請服於楚以釋其圍楚雖主盟而春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伯權予楚也　邵氏寶曰宋微子之後天子客焉而膰且拜者也列國諸侯禮莫隆焉故春秋於其事也必謹之于稷曰成宋亂于薄曰釋宋公于澶淵曰宋災故皆謹之之實也乃若其義則存乎其事焉爾矣　卓氏爾康曰魯為望國楚欲借以號召天下孟之盟僖公與齊不與焉故使宜申獻捷脅而誘之僖公畏楚之彊不得不來楚子既得盟魯即慨然釋宋公以見德於僖公葢示己之有禮而堅魯之服從也案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不名而言釋先儒未有明言其義者惟蘇氏

轍云書曰歸於某而名則自名也書曰釋宋公而名則以諸侯名之也皆諸侯也而可以相名乎此說亦迂夫諸侯不生名雖見執而歸豈有自以其名赴於同列者以諸侯而釋諸侯亦未必以被執者之名赴於同列也然則宋公之釋而不名奈何曰曹襄衛鄭執於盟主故其歸也名之宋公執於荆楚故其釋也不名是則春秋之義也夫

癸未 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 宋襄十三年齊孝五年晉惠十三年衛文二十二年蔡莊八年鄭文三十五年曹共十五年陳穆十年杞成十七年秦穆二十二年楚成三十四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其俱切 公作朐

左傳 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胡傳案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集說杜氏預曰任宿須句顓臾皆伏羲之後封近於濟故世祀之須句雖列國而削弱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書　趙氏匡曰取者收奪之名也　高氏閌曰歸其君使為我附庸也為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　陳氏傅良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雖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　張氏洽曰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意故無以服邾而致升陘之寇春秋書之亦不異於

他日之伐取也　趙氏恒曰既取其國而又反其君者取其國為附庸而反其君以不絶皥濟之祀也不絶其祀而不得謂之禮者以其不請於王命故也卓氏爾康曰須句為成風母家邾取而我伐之反地置君固其本心其以邾恃宋害鄫故乘宋公見執而伐之亦事勢當然趙氏以為須句邾邑則左氏所載豈盡無徵耶至文公七年又書伐邾取須句須句嘗復取於邾而文公又伐取爾

案須句為邾所滅公伐邾而反其君劉氏敞以經無明文遂疑左氏之妄趙氏鵬飛李氏廉汪氏克寛皆從之似亦有理然春秋事據左傳胡傳謂不稟王命專為母家報怨其義尤正故仍主二傳之說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集說 杜氏預曰怨鄭如楚故伐之　孫氏復曰鄭即楚故也案莊十六年荊伐鄭二十八年荊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此而即者齊桓既死宋襄不能與楚抗也　張氏洽曰襄公嘗困於楚矣疾疢雖甚而德慧術智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氏所謂不能反其知以治人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趙氏鵬飛曰鄭人從楚力不支也宋不能抗楚而甘就執辱何以責鄭之弱而附楚也　家氏鉉翁曰三國不以宋公見執於楚猶從伐鄭問即楚之罪故爵之　吳氏澂曰鄭知宋伯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於楚宋公不自反以修己之德義乃遽怨鄭而興師以伐之所以挑楚釁而取泓之敗也

附錄左傳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伊川杜注周地伊水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陘音刑　升陘杜注魯地

左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

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穀梁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胡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我師敗績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集說劉氏敞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戰而不言師敗者敗在內也師敗績不言及之者恥也　張氏洽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觀此則知春秋須句非有存亡繼絶之公心審矣　趙氏鵬飛曰內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蓋為內諱也內以諱為貶內不書公亦為內諱也不書敗不書公其貶可知故云內

以諱為敗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杜注水名今在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

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公羊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

穀梁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

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阨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

胡傳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而獨愛重傷與二毛亦何異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故書及以貶之也

集說劉氏敞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又曰公羊以謂雖文王之戰不過是也非也文王何容易哉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漸之以道摩之以仁而四方自服爾今襄公退不務修

其業而進徒守咫尺之信夫其守信誠是也則不若緩修吾德無亟大功以殘百姓也今論其守信之節而忘其殘民之本而以比之文王其不知聖人亦深矣又曰穀梁曰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非也適宋公以師敗乎人爾春秋據事實錄非以為褒貶也今年及邾人戰于升陘穀梁曰不言及之者為内諱也葢指魯公公尊人卑何謂未有以尊敗乎卑者哉又曰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吾不知於春秋何以為驕其敵何以為不驕其敵其驕其敵也如何其不驕其敵也如何責之所以為褒之責之也如何書之今此宋公穀梁以謂不驕其敵者於經何以驗之哉又曰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似責宋公不早擊楚於險而失機會也何其悖乎如宋公之用心不鼓不成列懔懔乎忠厚有德之人哉雖師敗國削猶非其恥也春秋豈惡其不

能以詐取勝哉凡泓之戰公羊以為襃穀梁以為貶言貶者非也言襃者亦未是　王氏沿曰楚子稱人微之也微楚子亦所以譏宋公也　張氏洽曰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知聖人罪其愎諫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之也　黄氏仲炎曰宋襄公自執滕用鄫以失人心為楚所執今乃不量力而鬬以僥倖於萬一衆敗身夷不亦宜乎　趙氏鵬飛曰楚人伐宋以報伐鄭之師也宋方脫釁鼓之餘而歸不能責躬自咎内輯其國外和四鄰修德養威待時而動乃以區區三小國之師以伐鄭鄭不可得而楚肆其暴一戰奔北幾至於亡此誰之咎哉宋自取也　汪氏克寛曰宋以衛侯許男滕子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蓋夏首伐鄭之師既歸及秋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雪盂之恥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公身傷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為

宋諱辱爾若楚君敗績則直書之矣

附錄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於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芈送於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柯澤杜注鄭地

甲申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宋襄十四年齊孝六年晉惠十四年衛文二十三年蔡莊九年鄭文三十六年曹共十六年陳穆十一年杞成十八年秦穆二十三年楚成三十五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忙巾切穀作閔後同　緡杜注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今在山東兖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

左傳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胡傳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荊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諸國宋與楚戰兵敗身傷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集說何氏休曰襄公欲行霸為楚所敗諸國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不仁也　范氏甯曰宋伐齊之喪是惡也今齊乘勝而報是以惡報惡也　孫氏復曰楚人敗宋公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竝書以誅其惡　趙氏鵬飛曰嗚呼齊孝之斯舉可謂以怨報德爾孝公之得齊宋故也甗之戰宋襄為之敗齊師殺無虧拒魯却狄以納之其德大矣今宋不幸為楚所敗奔北之餘國幾不國而齊孝利其危而伐之且圍其邑人之非人一至此哉聖人書爵所以愧之也　家氏鉉翁曰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國頓忘納己之德乘其敗而圍其邑所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齊侯書爵以其背大惠而忍於為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貶也　吳氏澂曰楚與諸侯盟於齊乘間以干列國爾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盟於齊不愆義也齊反借此為名以責宋伐之於敗傷之後悖

理甚矣　汪氏克寛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經書伐國圍邑者四齊桓伐鄭圍新城討其從楚之罪予之也宋殤忌公子馮而遷怒伐鄭圍長葛楚顓虐列國而圍伯伐宋圍緡與此年齊孝之忘大德而修小怨皆貶之也蓋討得其罪則諸侯遂圍許圍宋彭城同圍齊春秋不以為譏不能修德而徒恃兵力則雖攻内邑之背叛如圍棘圍費圍鄆圍郈而春秋未嘗與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兹公作慈

左傳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公羊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集說　劉氏敞曰穀梁曰其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非也宋公

不忍厄人於險而致敗爾豈不教民戰者乎審如穀梁言泓之敗何不書宋棄其師乎周末時諸侯交争恥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為非　張氏洽曰僖公巳有志於附楚忘盟薄之信故不會宋襄之葬　趙氏鵬飛曰齊桓之霸修外而不修内故不免於怠若宋襄者内外兩不修而至於亡者也彼其受齊桓將死之託而納孝公以為霸統在己故伐齊之師未反而執滕子既執滕子則遽為曹南之盟以謂諸侯無敢不從者矣既而來盟者惟二小國鄫子既期又後會焉於是怒而用鄫子既為不道曹故叛之乃磬兵以圍曹滕怨鄫亡曹叛邾去則宋之為宋惸然而巳而陳蔡又召楚人而盟于齊則東諸侯一舉從楚矣乃會楚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夫諸侯豈可求於楚哉楚得諸侯肯挈以遺宋乎秋復為盂之會諸侯皆在楚即會而執之于薄之會脱囚以歸宜其自咎而修己睦鄰養威植德外懷諸侯而徐圖

大舉也復不自量伐鄭以觸楚之怒以招楚兵一敗塗地身傷兵喪鬱鬱而死此豈諸侯叛之楚人疾之也哉其所以圖霸者非其道也內不修德外不修政國人不允諸侯皆貳乃欲以項刻霸天下非愚不如是之踈且謬也不書

葬諸侯從楚不會爾

秋楚人伐陳

左傳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焦杜注陳邑譙縣也今為亳州屬江南鳳陽府

夷杜注陳邑譙郡城父縣今故城在亳州東南

頓杜注頓國汝陰南頓縣今河南開封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

集說吳氏澂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盂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雖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今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誣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積其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 李氏廉曰陳頓之争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襄四年陳人圍頓

附錄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

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 杞成公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集說 劉氏敞曰杞其稱子何也貶孰貶之天子貶之何用知其天子貶之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春秋之進賢也不記實其退不肖也不亂名然則杞之名何也公也杞何以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杞夏之後也宋殷之後也王者必將二王之後行其正朔報其禮樂以賔於天子尊賢之義也 程子曰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子之後復稱伯高氏閌曰不名者史逸之又曰入春秋以来始書

杞卒　湛氏若水曰左氏謂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叀也胡氏從之非也若杞從叀則其卒也無赴無赴則不書矣或子或伯史之文爾焉得謂聖人黜伯而子之又升子而伯之耶

附録左傳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

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廧咎如杜注赤狄之別種也　五鹿杜注衛地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亦有五鹿今直隸大名府五鹿城二屬元城縣者即沙鹿城屬開州者此衛地五鹿是也

乙酉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 齊孝七年晉惠十五年衛文二十四年蔡莊十年鄭文三十七年曹共十七年陳穆十二年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秦穆二十四年楚成三十六年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廵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

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盗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令狐令山西平陽府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

桑泉杜注在河東解縣西今平陽府臨晉縣東十三里有桑泉城

臼衰杜注解縣東南有臼城

廬柳今山西平陽府猗氏今平陽府解州西北

縣西北有盧柳城　郇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今在山西平陽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高梁杜注平陽楊縣西南僖九年十五年及此杜氏三注稍異其實一地也　緜上杜注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緜上今山西汾州府沁源縣北八十里有緜上闕緜上城

夏狄伐鄭

左傳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

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大叔以隗氏居於溫

管杜注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隋置管城縣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治廢管城是也　毛杜注宋邑今河南河南府宜陽縣界　雍杜注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西有雍城　畢杜注畢國在長安縣西北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五里有畢原　酆杜注酆國在始平鄠縣東今鄠縣屬西安府　應杜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今河南汝寧府寶豐魯山二縣界有應城　蔣杜注

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開封府尉氏縣西六十里有蔣城　茅杜注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今山東兖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有昌邑城其西有茅鄉古茅國也　胙杜注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是也縣東有東燕故城　召杜注召穆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案此召亭今陝西鳳翔府境其山西平陽府垣曲縣之召原則東遷後別受采地也　甘杜注王子帶食邑河南縣西南有甘水西二十五里有故甘城今河南府洛陽縣即河南縣也甘城甘水俱在縣西南　坎欿杜注周地在河南鞏縣東　氾杜注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今屬河南開封府

集說　許氏翰曰鄭執王使王啟狄師天下何恃不亂　家氏鉉翁曰案左氏鄭不聽王命而執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討之春秋不書鄭之叛狄之所以伐何哉曰王問鄭人之罪齊魯宋衛豈無敵愾者乃

命狄出師春秋書狄伐鄭繼書天王出居于鄭以見禍本在此可不謹哉　朱氏睦桴曰鄭在王畿王所倚毗頽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鄭此蓋為叔帶謀也伐鄭果出王意是年王出居于鄭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

附錄左傳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於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公羊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穀梁 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胡傳 案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不聽大叔帶通於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怒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遷鄭處於氾自周

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國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毁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

集說 杜氏預曰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 范氏甯曰王者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江熙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邵曰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為國 孔氏穎達曰出居實出奔也以出居為名而不書奔殊之於列國 啖氏助曰天子不言出獨襄王書出者雖居於鄭若出在四海之外然

王者至尊故不曰奔雖在外皆曰居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天王雖自出鄭伯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此之謂也　葉氏夢得曰諸侯國内曰居國外曰在諸侯以國為家者也天子内外皆曰居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天子諸侯於盟會征伐之事未嘗書出義可得而行也至於出居于鄭則失其位矣然後書出蓋大有天下小有一國皆其所當守而不可失安有内難不能正而反避之於外以託於諸侯歟　陳氏傅良曰王出不書為尊尊諱也子頹之難惠王未有過也鄭虢閫之執燕仲父殺子頹適年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又德狄以狄女為后諫弗聽子帶以狄師攻王於是適鄭書曰天王出居于鄭以為無足諱焉爾　張氏洽曰今案鄭非王居而言居于鄭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然王之失德自我致寇故自周無書出者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

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惟王不可以不戒也　劉氏克莊曰襄王已出而書居于鄭敬王未入而書居于翟泉國不可一日無君春秋所以立天下之防也　趙氏鵬飛曰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爾三傳鑿為異論曰天子無出又曰王者無外故不言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謂無外也豈謂王者一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其天下乎書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諸侯入應門左易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聖人書出居于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勤王者非謂王不可出而出也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漢儒雜取春秋三傳之說非春秋三傳之前先有是言也不可以此反證春秋學者不以易書聖人之言求之乃以漢儒之說為證非所謂達者也且春秋書天王在外者三此年天王出居于鄭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王猛恭王不書出而獨襄王書出者王猛立于皇未得入成周也恭王立于狄泉亦未得入成周也是二王者皆即其地而立非自内立而出居于外也其實非出安可言出今襄王自僖九年立至是十六年叔帶逼王而王出居于鄭實自内出豈可不書出斯二者文各適其事非故書出以外襄王不書出以内王猛恭王也不考其事以察聖人之言因謂聖人書出所以貶襄王噫襄王之出豈得已哉自古有兄弟之難者二舜於象則封之周公於管蔡則誅之皆不得已也周公上無母氏之愛而下有宗社之危故寧誅之以存宗社舜以頑父嚚母之所愛誅之則傷孝心故封之以慰父母今叔帶者惠王陳媯之所愛也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公何異故寧避之而出居于鄭文武之神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此襄王之心也以此貶襄王可乎貶襄王者自三傳天子無出之論始故吾援書易

聖人之言而正之　家氏鉉翁曰王者出謂之狩今以出書王不能正其家啟釁於狄失位而奔得罪宗廟謂春秋無貶不可也又曰春秋天王三出書法詳略各異惠王出入皆不書猶為周諱也至襄王出居于鄭不得諱矣然猶書出不書入至悼敬之出入記之不遺閔周室傾覆將無以為國不得已而書也定六年敬王再出不書知其無興復之望矣　吳氏澂曰天王居於狄泉不書出者王雖去京師而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國故書出　程氏端學曰以天王而出居于鄭必有失其道而見逐於其臣者而以自出為文何哉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春秋所以正本也鑒戒昭矣　李氏廉曰春秋書王居三鄭也狄泉也皇也書公居五昭公居鄆也　汪氏克寬曰叔帶之有寵於惠王猶子頹之有寵於莊王也叔帶之攻王猶子頹之伐王也襄王之適鄭處於氾猶惠王之適鄭處於櫟也然惠王之

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之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矣帶以罪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茍能明大倫之義而不致襄狎全同氣之恩而俾無怨惡綱紀截然亂何由作今襄王帥狄以泄憤於伯叔之國立狄女為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別於內廷拒諫而弗從臨難而莫禦犯此五不韙之罪則自取危辱視惠王蓋不侔矣故上書狄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伐鄭者所以諱襄王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雖以自出著罪而特言出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然不書叔帶以狄伐京師猶為王諱惡也朱子綱目於代德僖宗之如陜州奔梁州走興元幸成都如寶雞皆不曰出而天寶之避寇特筆之曰帝出奔蜀蓋取法春秋書襄王出居之例也

案襄王之於叔帶有孝友之心而未得孝友之術也奔齊十年而必復之於周雖未合於有庳封象之制

然其心不可謂非友以狄来攻而不敢忘先后雖未合於東征滅親之義然其心不可謂非孝頋先儒多議之者則以經書出居而三傳有天子無出之說也獨趙氏鵬飛釋出居之義異於衆說其論襄王亦頗平允而天子無出之義相承已久故以三傳為主而並存趙氏

晋侯夷吾卒

集說 杜氏預曰晋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張氏洽曰案傳晋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其子圉懷公嗣立今年正月秦伯納文公重耳二月入於曲沃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皆不告也杜預以為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喪春秋據諸侯策書赴告而作經徐邈論之詳矣 呂氏大圭曰左氏記惠公卒在去年九月蓋春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所據者他國之史也年月不同不可得而考矣 家氏

銈翁曰惠之入春秋不書文之入亦不書公羊以為為文公諱桓文均有功於天下桓之入不諱文之入何為而諱蓋書不書有微㫖焉桓之書為其殺子糾貶之文之入位乃其所宜有也　高氏閌曰魯尚未與晉通而此書惠公卒者以見文公之入也文公不書入者以晉獻既殺世子申生則文公自以次當立故也　卓氏爾康曰晉侯卒以前年九月新君定而後來告故即告時書之春秋重喪紀雖後亦書之也

附録左傳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説彙纂卷十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莊文煜

謄録監生臣孫晉元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五

丙戌　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八年衛文二十五年蔡莊十一年鄭文三十八年曹共十八年陳穆十三年杞桓二年宋成二年秦穆二十五年楚成三十七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　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公羊　衛侯燬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同姓也

穀梁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胡傳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絶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絶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别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於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於滅夔乎何誅

集說孔氏穎達曰諸侯位貴居尊故不斥其名書名則是罪絕之事　孫氏復曰邢衛皆齊桓所存之亡國也衛侯不念桓公之大德以絕先祖之支體故生而名之也　劉氏敞曰滅人之國春秋之所惡也於所惡之中又有甚焉秦穆公衛侯燬是也兩君皆有賢名其惠足以使衆其威足以服敵就令其不能遵法守制舉干戈以覆人之國并人之地此則諸侯之彊暴者爾雖有罪人猶得而備之今兩君皆出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以快已兼并之欲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甚可惡也豈得與他滅國者等哉故秦穆見貶而衛侯燬名　高氏閌曰始則邢連狄以伐衛固可罪矣今衛遂舉兵以滅之抑又甚焉　張氏洽曰邢周公之胤也聖人以興滅繼絕為心而甚惡不仁而滅絕宗祀者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彊以絕滅之又使其臣為譎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天理所不容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

殺也　王氏元杰曰衛侯忘同姓之恩絶先代之祀
惡之大者也經書正月滅邢四月衛侯燬卒則知天
道禍淫之
理明矣
案衛燬滅邢書名三傳以為滅同姓胡傳從之蓋惡
其使禮至仕邢邢陰謀以取人國故劉氏敞比諸秦穆
謀鄭張氏洽例以楚虔誘蔡也朱子謂諸侯滅國未
甞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
卒恐是傳寫之
誤此說亦有理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集說季氏本曰左氏謂衛文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
乃三百乘今無從考其實縱使有之亦富彊之
術偶有獲焉未可
以為教養所致也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　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来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胡傳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来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紀裂繻来逆女此云逆婦者姑来逆故稱婦也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為氏則此人字蕩也　陸氏淳曰公羊云其言来逆婦何兄弟辭也案經文直書其事以明非禮爾兄弟辭有何義乎　劉氏敞曰婦人不專行姑無為婦逆者宋蕩伯

姬來逆婦非禮也然則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則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又曰伯姬之嫁也固不見經今其來也且何為見經吾以此觀之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主大夫之昏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張氏洽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譏之今趙氏鵬飛曰諸侯嫁女於大夫以大夫同姓為主今公自主之是尊屈乎卑也娶妻必親迎之而伯姬以為子逆婦是上役乎下也公以愛其女而自主伯姬以愛其子而逆之愛與禮孰重乎以愛奪禮而尊卑上下之分亂非所以愛之也　汪氏克寬曰大夫自逆則稱字姑來逆故稱婦杞伯姬來求婦亦主姑而言之之辭

宋殺其大夫

集說 孫氏復曰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不稱名氏者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　劉氏敞曰宋殺其大夫公羊曰不名者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非也文稱大夫是有大夫非無大夫明矣且君娶一鄉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詭僻不經乃至於此又曰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非也春秋非孔氏家牒當為後世書法爾何得擅諱其祖名哉且傳曰臨文不諱安得諱祖之名遂不書乎　孫氏覺曰春秋之義殺大夫不書爵不與其專殺大夫也為大夫而見殺則其賢否可知矣故不以其有罪無罪皆無與辭宋殺其大夫不書名史失之爾無所見也　黃氏震曰杜氏注曰其事則未聞胡安定曰以泓之戰不死難也崔氏曰豈嗣君三年喪畢既臨事而治泓戰之罪乎木訥曰宋為楚所敗宋襄自取之也安可以責其臣令襄公死成公立宋將託於晉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恥而殺其

大夫愚棄此皆以宋之事而意度之若闕所不知當從杜注　汪氏克寬曰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又曰宋殺大夫大夫者四惟鴻山書名公子卬則書官此及文七年不紀名氏蓋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非義所繫也

附錄左傳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

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案晉侯有功於王室未有不告諸侯者其事不見於經蓋夫子削之也求諸侯而勤王受田請隧且以兵威彊取畿内之邑過大於功故削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

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鄀杜注本在商密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古鄀國也

商密杜注鄀別邑今鄧州內鄉縣即其地也

析杜注楚邑一名白羽今屬河南南陽府析隈山在鄧州南七十里

公羊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

胡傳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而使楚人納之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集說 孔氏頴達曰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子廹於陳而出奔也楚人納之知其出奔楚也公羊傳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明此圍陳納頓子正是一事 陸氏淳曰穀梁云納頓子者陳也案經文楚自納之何關陳事劉氏敞曰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 王氏葆曰失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頓子北燕伯皆不名 陳氏傅良曰出罪也納之者亦罪也則悉書之出非其罪納之者罪也則但書納齊桓公卒楚始與諸侯盟于齊盟于鹿上 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矣春秋之所懼也 趙氏鵬飛曰楚納頓子陳之罪也陳不仁不義陵頓子之小而廹逐之楚人貪惏反假仁仗義而納之此誰致之也故陳之罪重於楚也 李氏廉曰陳頓之爭又見於襄之四年 汪氏克寬曰楚圍陳納頓子于頓書法如楚伐吴執齊慶封殺之

蓋一事爾夫頓國小弱而介於陳楚之間陳欲廹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責義於陳以示威其意背預為圖伯之地也厥後頓子會申從楚而伐吳戰雞父陳衰而服屬於楚也僅一從十國會召陵侵楚而諸夏終不能保恤遂為楚結陳佗人所滅是時陳亦屢滅於楚而僅存非能剖分其地特助楚為虐爾又曰諸侯納失國之君合於義則不書書楚納頓子不與楚之納也書齊高偃納北燕伯不與大夫之納也

葬衛文公

附錄左傳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

溱為温大夫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杜注魯地孔氏穎達曰八年盟于洮杜注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爾

左傳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集說杜氏預曰莒以元年鄅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莒慶不稱氏未賜族陸氏淳曰衛子在喪之稱也莒慶莒國大夫劉氏敞曰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杜云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非也諸侯逾年即位即位稱君不即位不稱君此乃常禮以年為限不以葬為限若即以葬為限葬畢可以稱君何待明年乃改元耶春秋之時禮法放

絶見諸侯葬畢輒稱君因謂禮矣此衰世習俗之敝何足據耶諸杜所言天子諸侯喪制皆若此非古法也又曰何休曰莒無大夫書慶者尊敬壻之義推此言也觀之其妄可勝計乎又曰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非也直云衛子莒人豈不可乎在春秋之中此類多矣何獨至於慶也而目之乎　趙氏鵬飛曰莒自獲挐之後未甞通於魯其怨亦可謂深矣衛成繼立斬然在衰經之中為會于洮以平之其為心蓋有比小事大之義周禮有調人調和萬民合方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平怨於人者亦聖人之所許也然平莒而莒子不至以慶如會何益於平蓋平之意出於衛莒蓋疑魯之不肯平也故以大夫聽命焉則夫洮之盟平未成也明年向之會而後成矣　汪氏克寛曰莒慶者魯之壻之故因衛成公為平於二國遂來會盟君盟大夫自浮來而已然矣

案經凡書盟者惡之况衛子居喪出盟莒慶又以大夫盟諸侯而趙氏鵬飛獨以為予釋怨豈以内不諱公而莒慶書名經固無惡於洮之盟耶故今從趙説

附録左傳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丁亥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 晉文二年齊孝九年衛成公鄭文三十九 年曹共十九年陳穆十四年杞桓三年宋成三年秦穆二十六年楚成三十八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遬後同

莒地寰宇記曰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穀梁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集說張氏洽曰十二月已盟今又屢盟所以致齊之討也　趙氏鵬飛曰洮之盟衛成在會而莒以大夫向之盟衛以大夫而莒子在會何哉初洮之會衛意也衛平莒魯而已不親之何以必信於人故雖離苫塊之次不得不躬行也莒之於魯其怨舊矣今一旦復通於魯安測魯之心哉故先以大夫聽命而測魯之情也今向之盟莒意也莒知魯肯平乎已前日洮之盟蓋已信矣今將與魯為會而已不躬行非所以為平故莒子必親之而二國既從則斯盟之信在莒魯矣衛侯何與哉故以大夫與歃以質信而已故聖人兩無貶辭外雖盟大夫內不沒公不以為抗也　吳氏澂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盟莒子不親至傳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為此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戶圭反公作巂穀作巂弗左作作不

酅杜注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穀城今山東兖州府東阿縣西南有酅下聚

左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公羊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

穀梁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胡傳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於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

魯背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集說 趙氏匡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言內之無警戒劉氏敞曰追之者何逐之也其言弗及何弗者遷辭也為畏而弗敢及使若不及然齊師者齊人也其稱師何為公之弗敢及張之也然則何言爾譏畏也譏畏奈何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闔以百里為政手天下者矣未聞以千乘畏人者也又曰穀梁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案穀梁例苞人民驅牛馬曰侵今齊為無道至如此矣追之是也反蒙不正之貶乎又曰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弗敢及也內辭也然則穀梁譏公之弗敢及又何云追之非正乎 陳氏傅良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大夫自襄十七年齊高厚始訖春秋惟莒邾書人 趙氏鵬飛曰齊之於魯固有

怨矣甗之戰孝公將入而魯救無虧雖救之不捷而於孝公為慊也然齊之會固已釋然矣魯與齊為甥舅之邦既為齊之盟則魯無慮齊之心孝公因其不虞而潛師略其西鄙故書人以見其惡齊侵我疆魯固不可不問然公追齊師驅而出境可也乃因追以及於酅酅齊之附庸紀季之邑也則侵非義師追非義師戕民而已矣 吳氏澂曰齊師無名故書侵李氏廉曰齊侵我三始於此 汪氏克寬曰書至者二至酅譏其深入酅齊境也公救成至遇譏其怯而不進遇魯地也 王氏樵曰是時諸侯無伯齊侯無名興師故書侵以譏之師人異文者穀梁美公能逐其師故大之而曰師非也夏齊再來伐展禽有辭齊侯乃還比事而觀得失見矣

案侵書人追書師穀梁謂以公之弗及大之蓋謂弗及為怯故大齊師以諱其怯即劉氏敞所謂為公之

弗敢及張之而公羊以至嶲弗及為侈意亦如此非如孔疏所云變文以美公能逐齊師也胡傳乃謂齊為諱以為少稱人衆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信斯言也則城濮栢舉二役俱戰書楚人敗書楚師豈亦楚為諱以誘晉與吳耶於義亦未安也若孫氏復蘇氏轍謂不可言公追齊人故曰師似為近理然經甞書衛人敗績可以人敗則亦可言追齊人矣故仍主穀梁而釋以劉氏敞之說而孔疏則刪而不錄

夏齊人伐我北鄙

集說　張氏洽曰春秋以其爭盟而侵伐亟舉故人之

趙氏鵬飛曰齊孝於此不義甚矣前日鄑之役齊首兵也首兵侵魯而憾魯報怨可乎況鄑之役追兵而已初未報齊也今又興北鄙之伐何耶雖然

義非孝公之所知也宋有納已之恩孝公利其危而伐之何有於魯

衛人伐齊

左傳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集說張氏洽曰二盟乃衛人平莒於我故為魯伐之

吳氏澂曰衛平莒魯齊何與焉洮向之二盟雖瀆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公乃連興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自取之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師始此

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公羊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穀梁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胡傳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

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同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徳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凡乞者有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偪成其討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為名　趙氏匡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孫氏復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内修戎備而外乞師　葉氏夢得曰古者諸侯無師帥教衛以賛元侯人乞師而我從之固已非矣況我不足而乞於人乎非正師之道也齊自鹿上之會不復與楚通葢欲與爭霸而我方與諸侯會楚盟于薄以釋宋公則棄齊而從楚矣故齊連年既侵我又從而伐之我畏齊弗敢追反假楚以報怨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者也名陵之盟桓公與我伐楚而楚服今我乃欲以楚伐齊而恃之以勝公之謀國為可知已 張氏洽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兩國以殷富中年以來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以刷其耻孔子罪臧文仲竊位使其立展禽以為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 趙氏鵬飛曰楚自齊之盟陳蔡名之然而兵交於宋未嘗及齊也今魯憾齊之侵伐而乞師於楚其罪可勝誅乎雖齊之伐我固不義矣以魯之衆仗義而報之何患不克乃名兵於楚以為天下患雖克齊得穀何益於魯 經書乞師者五均為不能國而僖公之罪尤重矣 家氏鉉翁曰魯固可貶楚以兵赴之其不謂之義乎曰魯列國之望也楚前此聘魯及會于盂獻捷以要公之來欲得魯以致諸侯也魯忽乞援楚利魯來服為諸侯倡爾春秋何取焉 李氏廉曰乞師五始於此成十三年晉郤錡十六年欒黶

十七年荀罃十八年士魴皆晉伯也魯之乞師於楚屈甚矣若晉之乞師謂之伯主不能令諸侯亦可譏以求諸侯亦可又曰是年展喜犒師正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為之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也夫為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遽乞師於彊楚以逞忿於齊是猶揖盜賊以困姻鄰也觀展禽一語已足以却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外之乞師同文蓋深罪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竊位之歎其因此而發與　湛氏若水曰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僖公不忍齊人侵伐之怨使遂乞師於楚是置毒於心腹也其害義釀禍孰大焉　季氏本曰魯之讎齊皆以楚故又使臣哀乞則楚師安得不為魯所以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求龜反公作隗　夔杜注楚同姓國建平秭歸縣湖廣荊州

府歸州志云州西南三里有夔子城地名夔沱

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穀梁以歸猶愈乎執也

胡傳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恃楚之體也

集說杜氏預曰夔楚同姓國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　劉氏敞曰楚

人滅夔杜云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非也夔雖有罪楚亦非得專滅也如此是征伐自諸侯出乃可矣且夔不祀祝融鬻熊禮也非所以為罪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矣寧可復責此二國耶又曰國滅而虜無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夔之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春秋有王者作興滅國繼絕世則夔庶幾矣 蘇氏轍曰夔楚之同姓而不名楚子以為人楚子甚於名楚子也 陳氏傅良曰滅同姓名此楚子顯也楚自武王始見於傳文王始見於經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人盂之會嘗書楚子矣而復人之顯之名非過弑未登於春秋則滅夔周不名也滅夔名之則疑於衛侯燬

家氏鉉翁曰夔子不名專罪楚也

案楚滅同姓經不書名者蓋欲削其爵故不得而名之也穀梁以為不日微國也非也赴告闕爾

冬楚人伐宋圍緡 緡穀作閔

左傳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羊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

穀梁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

集說 何氏休曰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 范氏甯曰楚人出師為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無書所以責楚 趙氏鵬飛曰宋自襄公為楚執辱既而復敗於泓幾至於亡成公即位傷痛未瘳而復有緡之圍四鄰亦可為動心矣而諸侯惟楚是從坐視宋之病而不藥也而僖公又投其毒而瞑眩之吾知

聖人責魯為重矣　吳氏澂曰前年宋成公忘父之讎與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即晉可謂能速於徙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其横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

胡傳楚彊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

集說高氏閌曰齊人加兵於魯魯欲報之當請命於天子會諸侯以同討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遠

引其師以伐親鄰之國乎 張氏洽曰楚師而魯君以之楚以其衆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 家氏鉉翁曰魯以楚師伐齊春秋惡之蔡以吴師伐楚春秋與之何哉曰楚僭王號魯從而乞師義之必不可者也吴雖僭號與楚為水火厥後去王號為黄池之盟春秋以二伯書未可與楚同貶故蔡用吴師而不譏

吴氏澂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恥而適所以甚其恥也 李氏廉曰齊魯之爭自盟柯以来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者天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於納糾而西鄙北鄙之怨始於救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得魯以集事爾然桓公卒能屈已於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構怨連兵遂使楚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

宋衛納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哉

公至自伐齊

公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穀梁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胡傳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集說何氏休曰魯内虛而外乞師以犯彊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趙氏鵬飛曰君子所恃以安靖國家者有諸内不求諸外有諸内則本不揺而外無憂不求諸外則權在已而外有所忌今以楚師伐齊而取穀是受賜於楚而結怨於齊也幸而齊孝即世晉文服楚不然方皇皇然虞齊屑屑然奉楚無日而少暇矣不義而反猶以為功而

告至策勲焉傳蓋不知其功之在前而罪居其後也

汪氏克寛曰書公至自伐齊者三襄十九年合十二國之師同圍齊此年以楚師伐齊哀十年會吳伐齊

戊子九年　襄王十二十有七年　晉文三年齊孝十年衛成二年蔡莊十三年鄭文四十年曹共二十年陳穆十五年杞桓四年宋成四年秦穆二十七年楚成三十九年

春杞子來朝

左傳春杞桓公來朝　公卑杞杞不共也

集說趙氏孟何曰杞先代之後微於滕薛每從盟會皆序滕薛下入春秋即為莒人伐取其邑其後非齊桓城緣陵以遷之國幾亡矣豈有財貨可以為禮者其來朝魯將以庇社稷也而魯反以兵入其國

魯豈能庇杞者乎伯姬拳拳相其夫託其子於魯庶幾魯能篤舅甥之好也當其身國且見破況後世乎僖公號賢君且不念姑姊妹況他君乎而僖之末年伯姬又來求婦當時小國之自結於大國者類如此亦可哀矣於是僖公女叔姬歸杞為桓公夫人而伯姬之卒亦不弔

案杞稱子時王黜之也左氏似謂孔子黜之非也春秋有褒貶而無黜陟孔子惡諸侯之僭天子者乃以黜陟諸侯之權自予是身為僭也而可乎杜氏預於滕子既以為時王所黜此復曲徇左傳癖亦甚矣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傳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集說杜氏預曰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許氏翰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藉之

以興觀其間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有以知其為謀不遠覇業之所以驟矣　家氏鉉翁曰史記貽卒弟潘殺嗣子而自立經傳不書疑有闕文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集說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秋入杞責無禮也

集說杜氏預曰弗地曰入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髙氏閌曰弱國既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魯乃舅甥之國而伯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張氏洽曰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

德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　趙氏鵬飛曰杞蕞爾小邦既朝而且伐之若其不朝則尚何以自存耶魯怯於齊而虐於杞怯者吾乞師以必取其邑微者吾以偏師直入其郛魯之為魯抑可見矣數年之間内不自修而結櫨四鄰僖公自公子友卒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不有君子果能國乎　吳氏澂曰魯在春秋為次國未嘗不受彊大之陵暴當推已及人所惡於彊無以施之於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於魯使禮有不備豈不愈於不朝乎今其來朝已忽而卑之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魯號秉禮之國而陵小弱如此他又何責焉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

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文之教也

睽杜注楚邑蔿杜注楚邑被廬杜注晉地

穀梁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胡傳楚稱人貶也宋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

集說范氏甯曰江熙曰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圍

之諸侯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也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於兵首則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孔氏穎達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與楚子共盟也明年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為序　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從楚之罪昭然可見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其稱人為執宋公貶也非也宋襄公死久矣春秋前貶之明矣又終僖之篇貶何為乎　程子曰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高氏閌曰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

之嚴如此　陳氏傅良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嬔子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盂之會宋楚始竝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於諸侯宋襄公為之也魯僖衛文夫子之刪詩有取焉桓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滅夔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雖序於諸侯之上而特人之　趙氏鵬飛曰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於楚亦可謂賢子者歟於時晉文興霸葢已四年宋亦有足恃者而楚虐宋不已楚之暴至是極矣執宋于盂敗宋于泓伐陳圍陳而陳屈圍緡取穀又將以屈齊宋也明年敗楚于城濮豈獨宋頼天下頼之也　趙氏恒曰楚稱人貶也荆楚舉號末有稱人者故來聘稱人則為進之伐鄭稱人則為謹其浸强楚既書爵不當復稱人矣故稱人又為黜之也此以後楚稱人者皆貶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胡傳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

集說杜氏預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孔氏穎達曰陳蔡鄭許皆是楚之屬國楚子帥而與之圍宋往年公使公子遂如楚乞師始與之通和好魯非楚之屬國圍宋之事公不與謀直聞其在宋往會之耳非是楚來召公公自往會之也諸侯即上圍宋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常例也　葉氏夢得曰晉文公之興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為之戍衛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豈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戍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子玉去宋是會圍非解圍也　張氏洽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然猶曰會諸侯

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槪可見矣　家氏鉉翁曰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盟也亦以正諸侯從楚之罪也　李氏廉曰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郤楚成功晉人有言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大抵宋亦列國之樞紐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圖伯而又有宋之圍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之盟

案齊之盟不書公而盟于宋則書公家氏鉉翁以為不為公諱其責公深矣然經没楚子不書亦所以為公諱也與薄之盟同

己丑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

晉文四年齊昭公潘元年衛成三年蔡莊十四年鄭文四十一

年曹共二十一年陳穆十六年杞桓五年宋成五年秦穆二十八年楚成四十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

南河杜注從汲縣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有棘津之名即此也棘津在河南衛輝府汲縣南七里

斂盂杜注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有斂盂聚是其地也

襄牛杜注衛地秦置襄邑縣明初省縣併入睢州今屬河南歸德府

集說趙氏匡曰曷為不言遂非因曹而伐衛與乎侵蔡而伐楚也　孫氏復曰曹衛楚與國也晉侯將救宋故侵曹伐衛不言遂者非繼事也此侵曹既反而後伐衛爾故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也　劉氏敞曰曷為再言晉侯侵一事也伐一事也公羊曰未侵曹也非也若未侵曹者春秋豈探其情而先書之穀梁曰再稱晉侯忌也非也即實再出何以知之杜氏諤曰齊桓圖霸二十餘年而後服楚桓公沒而宋襄繼圖其業然力不能攘而身見執戰敗而死聖人悼之晉文之立特起救宋之志欲敝強楚以曹衛附楚而侵伐之非欲侵伐曹衛蓋志在於救宋而服楚也　蘇氏轍曰齊桓侵蔡蔡潰而遂伐楚故一稱齊侯今侵曹與伐衛異道故再稱晉侯　朱子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　趙氏鵬飛曰晉文之霸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異齊桓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

侯以正問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懸之急於旦暮之間故必於勝之而後已是二者勢之不同也晉侯侵曹伐衛不為曹衛設以動楚也故先侵曹侵曹而楚不出則又伐衛則夫侵曹伐衛蓋二事爾豈可書遂哉再書晉侯非褒非貶即事之實而書之耳　呂氏大圭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晉文不攻陳蔡鄭許而乃及於無罪之曹衛陳蔡鄭許適楚之國也曹衛適宋之國也楚方圍宋而晉乃遠攻陳蔡鄭許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於楚安有城濮之戰曹衛二國雖曰其師不與圍然楚之所以敢於横行者實以得曹而新昬於衛故也　齊侯伐楚猶恃江黄楚人伐宋豈無資於曹衛哉　家氏鉉翁曰去年書圍宋盟于宋著宋之急也今年繼書侵曹伐衛攻楚之必救以救宋也楚攻宋不已是併兼之計也而文公首以救宋為事春秋不間事而重舉晉侯所謂言之不足而重言之謂其先天下之所難慰諸侯之

望爾 鄭氏玉曰晉文侵曹伐衛以成救宋之功而曹衛之不禮亦以報焉所謂假天理之公雜以人欲之私者也然春秋以功許其為霸非原其事貶其修怨也故爵而重書之又曰齊桓書人伐楚後始書爵今晉一舉即爵何也齊桓創霸其事難晉文繼霸其功易因其功之成而予之豈計先後哉 季氏本曰侵伐各言晉侯此紀兩事之恒辭也以為譏復怨者非也 黃氏正憲曰案是時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而今且受圍晉所恃以協力排楚者齊秦兩大國而兩國之師又未能即至於是潛掠曹境以揺四國之心聲言伐衛以致楚顧之救及楚救衛晉又不與戰而入曹不過使楚人兩地奔馳寛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 朱氏睦㮮曰晉文欲伐楚以楚勢方盛豈能遽加以兵乃侵曹伐衛欲先破其黨與也故齊桓伐楚有事於蔡晉文伐楚有事於曹衛

案侵曹伐衛胡傳以為譏復怨者據左氏晉文出亡不為曹衛所禮爾然宋人告急子犯已定侵曹伐衛之計蓋取威定霸實出於此豈得僅以為復怨而譏之乎又以下書楚人救衛為譏晉夫楚頵嘗書子矣經於晉之伐衛則書爵楚之救衛則書人謂予楚而譏晉者亦非也至於不攻陳蔡鄭許而攻曹衛辨見於呂氏大圭再稱晉侯之義則孫氏復劉氏敞之說得之今故不錄胡傳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刺七賜反

左傳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公羊　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胡傳　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

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令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强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集說 何氏休曰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 杜氏預曰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 孔氏穎達曰經言買傳言叢蓋名買字叢或字相似而一謬也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晉云公子買戍衛令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戍衛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 陸氏淳曰啖氏云書不卒戍以刺之者見買之非罪且示譏也以晉之强楚猶不敵衛侯請盟尚不見許出居襄牛不敢在國買之退還未失其宜公殺骨肉以說晉非也故書曰不卒戍明非他罪也不目君者內無貶君之義但微示譏爾公子偃直書刺之不言其事刺有罪也 劉氏敞曰殺大夫不著其罪其著之罪則是加之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見濫也公羊謂不可使往非

也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為不卒戍乎穀梁云先名後刺刺有罪也亦非也會不言所為言所為皆譏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所坐皆諱也 張氏洽曰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 趙氏鵬飛曰僖公殺公子買其赴於晉必曰子買戍衛殺之赴於楚必曰買不卒戍殺之彼以為晉楚之彊弱蓋猶未判也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以從容於晉楚之間以觀勝負故城濮之戰公不與至踐土之會而後朝於王所其不與曹伯同執以畀宋者幸也殺子買以誑楚惑晉魯則免於難矣子買何罪哉彼公子遂之徒不忠不義之心於是啟矣 家氏鉉翁曰殺無罪

之大夫春秋所深惡故不書殺而書刺蓋知其無罪而殺之幽闇之中與周禮三刺之義不同

案說文云刺直傷也君殺大夫曰刺周官司刺之刺蓋審察之義與此刺字不同故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問之而已自鄭康成誤釋刺為殺於是杜氏預以下皆引三刺之義以釋此經然胡傳謂刺審其情與衆棄之則亦以刺為審矣以刺為審而猶用三刺之說是謂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審之也可乎今故以公羊傳為主而凡引周官者皆不録

楚人救衛

集說 高氏閌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罪晉文果能致楚師之出也楚師既出故有城濮之戰 陳氏傅良曰僖六年二十二年楚嘗救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為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矣趙氏鵬飛曰齊桓伐楚直造楚地蓋諸侯皆為齊矣今諸侯既從楚矣越曹衛而伐之則懼二國議其後故先伐曹衛楚兵出救是墮其計也且晉之伐衛久而不克者豈勢不敵邪待楚而已今楚救至克楚則諸侯皆為晉矣彼陳鄭許蔡曾何勞師哉故晉兵不及楚境克之城濮而諸侯自歸此晉文之廟謀也

吳氏澂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孫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　鄭氏玉曰春秋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今以為非善之何也春秋書救所以見晉伐所必救制之得其道能致城濮之戰而成服楚之功也豈可與他書救例觀哉故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必利反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

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尭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公羊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穀梁入者内弗受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胡傳古者覲文匽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

集說杜氏預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孫氏復曰晉侯侵曹曹不服罪故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晉侯入曹執曹伯不歸於京師畀宋人使自治之甚矣不奪爵者曹伯即楚晉侯圖伯執得其罪也　劉氏敞曰其稱侯以執何稱侯以執者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曹共公為無道遠君子而近小人服赤芾者三百也其言畀宋人何與宋人也晉侯執曹伯則曷為與

宋人爲譎也又曰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向若稱晉人執曹伯則穀梁毋乃又如齊人執陳袁濤塗而譏其踰國以執乎　張氏洽曰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家氏鉉翁曰救宋而執之固當其罪不歸之京師而畀宋人則貶也又曰此爵晉侯是歲執衛侯歸之京師人晉何歟曰執曹伯明王法也執衛侯以臣之訴雖歸京師猶有責是以人之　吳氏澂曰晉之用師於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而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畧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　李氏廉曰晉執曹伯畀宋與執戎蠻子歸楚同此書畀而彼書歸蓋畀者猶此與彼之

辭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曰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畀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吾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

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恵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闘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恵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虚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有莘之虛杜注故國名括地志陳留縣東五里有莘城即古莘國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有莘城山東兗州府曹縣有莘仲集其地接二縣界也

公羊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

胡傳 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

集說 孫氏復曰晉文始見於經孔子遽書爵者與其功不旋踵而建也昔者齊桓既歿楚人復張猖狂不道欲宗諸侯與宋並爭會盂戰泓以窘宋者數矣今又圍之踰年天下諸侯莫有能與伉者晉文奮起春征曹衛夏服强楚討逆誅亂以紹桓烈故名陵之盟城濮之戰專與齊桓晉文也 劉氏敞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當是之時晉辟楚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

晉焉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激之是以書晉也王氏沿曰陳蔡從楚而不書者自以其師從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亦猶哀十年會吳伐齊不言邾郯 朱子曰齊桓公死楚侵列國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横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列國為渰浸必矣又曰文公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 陳氏傅良曰此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也宋公也則何以但稱師尊晉侯也尊晉者予晉以霸也 張氏洽曰齊桓之伐楚致屈完於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救鄭終桓公之霸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霸故欲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霸業定當是時楚為齊宋二國之患救之宜也然虐曹衛以報怨致楚與戰以取威皆譎而不正之事故賤楚稱人書晉侯主是戰也 趙氏鵬飛曰桓文之服楚一也然晉文以五年之間突起而攻之一戰而霸可謂一時之偉績矣使齊

桓之興五年而遽伐楚則未必勝用是知晉文之功為難也故聖人於桓之興書人書師而後爵之而於文則一出而書侯侵曹伐衛執曹伯敗楚師皆舉爵之而城濮之戰三國書師而晉獨稱侯蓋不如是無以顯其一時之功也 呂氏大圭曰名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敗楚師不已蓋桓公所為將以服強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強楚之勢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異其為有功則一也然名陵之師規模既定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示怯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之曰譎豈不信哉故齊桓圖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名陵之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葵丘之盛若文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溫兩致天王執曹衛之君而後復之凡霸者之事為之畧盡皆在一年之内是齊桓猶

有近正之意若晉文則太譎矣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迫矣　家氏鉉翁曰城濮為救宋而戰也豈惟救宋尊天子安諸侯在此一舉是以爵晉侯又曰凡戰我為主則書某及某戰于某襃貶不在是也持一及字為例謂春秋不與晉何其偏歟　李氏廉曰名陵雖以来盟予齊而亦有遂伐之專城濮雖以書侯予晉而亦有先盟及戰之譎此皆功過不相揜之法也　汪氏克寬曰此戰與柏舉皆書楚師敗績則楚非將卑師少而稱人矣此下書殺得臣則知楚人爲得臣矣柏舉之戰下書囊瓦奔鄭則知楚人為囊瓦矣宋襄及楚子戰于泓晉文及楚令尹得臣戰城濮蔡侯以吳子及楚令尹囊瓦戰柏舉皆稱楚人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故不得不稱楚子也　王氏樵曰何休曰戰言及所以別主客直不直也鄭君曰及者別異主客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説者以鄭言為是此經書及在晉

亦當以鄭君此意觀之　陳氏際泰曰楚稍斂於名陵之師而甚張於于盂之會非城濮挫之更霸問鼎其何日之有夫盂無論已名陵惟不極挫故楚大張而齊日以不競城濮之勝晉伯世於天下於此見兵力之不可已焉

案城濮之戰宋公在焉乃三國皆稱師而晉獨稱爵與北杏曹南同是予晉以霸也得臣之殺書大夫而此戰敗而書人皆所以予晉也齊桓用兵皆書人惟伐楚救鄭書爵晉文自用兵以來侵伐入執戰無不爵者其予晉可知矣胡傳謂書之畧而無美辭似未合經意故不錄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始書大夫

左傳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

與子西使榮黄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吕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孟諸杜注宋藪澤郭璞云梁國睢陽東北今河南歸德府治東北有孟諸澤　連穀杜注楚地當在楚方城之外

胡傳　案左氏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集說 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此殺有罪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惡楚子也何惡乎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 陳氏傅良曰於是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 張氏洽曰稱國以殺者楚子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授以兵柄無非狃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罪方且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故春秋謂得臣乃楚子之大夫平日縱使求勝及一敗而輙殺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黄氏仲炎曰

楚殺得臣而晉文為之深喜則知得臣者固晉文之所忌也國有人才使敵國望而忌之庸可殺乎今楚殺之以快敵君子是以知楚之無能為也　汪氏克寛曰楚屈瑕伐羅之敗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殺之役秦大夫及其左右請殺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其賢於楚頵之殺得臣審之殺側遠矣

案得臣有才而剛愎自用治其罪而縻之誨其不及而復用之斯為善矣先儒因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為罪累上遂偏責楚子似未盡得經傳之意罪累上者謂臣之罪累及上爾非謂臣不當罪也胡傳主再勝再敗之說先儒多從之者獨郝氏仲輿以為謀人軍師敗則死之城濮敗而誅子玉泜水退而誅子上鄢陵敗而誅子反屬國叛而誅子辛是乃楚所以振爾其說似亦有理

衛侯出奔楚

集說陸氏淳曰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也　劉氏敞曰諸侯去其社稷或有代之者或無代之者有代之者衛侯衎是也無代之者魯昭公是也春秋書有代之者則名之書無代之者則不名今衛侯有代之者矣而不名何哉言叔武之代之也非奪之也乃將復之之也故正其號謂之衛子　蘇氏轍曰衛侯失地而不名何也其出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國猶其國也　吳氏澂曰衛侯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懐疑而不敢信故聞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　汪氏克寛曰衛成公出奔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衛侯之位已絶春秋當以鄭厲衛惠之例而書名據左氏則是衛侯懼晉使元咺奉其弟叔武盟于踐土而奔楚適陳以免討其位未絶若曹伯負芻之類故陸氏曰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

名

案諸侯失地則名未失地則不名衛侯之出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則國固衛侯之國也是以不名也其歸也疑叔武為篡已而殺之是自處於失國也是以名之也胡傳謂晉文修怨故不名衛侯以著晉罪夫晉文君臣之謀特欲致楚戰而敗之以為取威定霸之大計故致師於曹衛爾未嘗一言及於修怨也是故未與楚戰則衛侯不可許盟而曹伯不得不執其既敗楚師則執者可釋而出者可反其不為修怨亦明矣故衛侯不名之說以陸氏淳劉氏敞之說為主而胡傳張注皆不錄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在演反　踐土杜注鄭地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滎

澤今屬河南開封府

左傳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宫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衡雍杜注鄭地滎陽卷縣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五里有衡雝城即衡雍也

胡傳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爾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名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集說杜氏預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　陸氏淳曰桓

文之伯不書錫命或曰以不告故不書爾案錫命為侯伯事之大者無不告之理且公在會不容不知所以不書葢有微㫖也　陳氏岳曰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襄王諱而不書　孫氏復曰踐土之盟襄王在是也不書不與晉文致天子也晉文旣攘强楚不能朝於京師獻楚俘反以乘勝之衆坐致襄陵之主盟諸侯於是甚矣况又受其侯伯之命弓矢之賜哉雖曰不脅天子吾未之信也是故惠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侯為侯伯皆没而不書焉噫孔子皆没而不書後世又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悲夫　劉氏敞曰穀梁曰諱會天王也非也若實會天王者罪大矣可得諱乎　高氏閌曰晉一戰敗楚威震諸侯向之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於是遂伯諸侯也　陳氏傅良曰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霸也於是王子虎實盟諸侯則其不書何凡王人涖盟不書涖伐不書　張氏洽曰文公負震

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李氏廉曰外以諱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朱子亦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别　汪氏克寬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而使王狩乃晉文之不知所尊故春秋先書諸侯會溫次書天王巡狩所以正天子自尊之名後書王所之朝所以統天下常尊之實是為晉文隱惡明其所以為臣子之禮也踐土于溫諸侯皆先行朝禮而後盟會春秋皆先書盟會而後書朝使若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也王自來則不書使若諸侯之往朝召王使狩則書王自狩使若因巡狩而朝之也或謂盟踐土會溫之時天王未至又謂不當先盟會而繼事以朝王皆未

知聖人屬辭之深意矣又曰踐土之下勞乃襄王之自失其尊故諸侯朝王而盟於王庭春秋削天王之下臨所以去其降尊之實先書諸侯盟踐土而後書公朝於王所所以全臣子當尊之名是為襄王隱惡明其所以為君父之道也又曰齊侯非主盟亦序宋公之上蓋伯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於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

季氏本曰邾莒未嘗豫大國會盟今莒子豫焉至溫之會邾子豫焉蓋莒嘗因魯即楚邾嘗附宋伐齊今亦恐懼請從而晉文示以坦懷遂使豫會爾

案踐土之役先儒相承謂天王下勞晉侯惟項氏安世以為天王出居于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嘗救天王未嘗歸也又趙氏鵬飛亦謂聖人作春秋以周為重安有晉侯納王之事而不書者不知晉文欲求諸侯故納王以為圖伯之計而又恃功請隧圍畿內之邑而取之故春秋削之也說見僖二十五年

陳侯如會

公羊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集說杜氏預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范氏甯曰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於會故書如會　孔氏穎達曰沈氏云八年鄭伯云乞盟此直云如會者彼及其盟故云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陳侯不乞故與彼文異　趙氏鵬飛曰陳自二十三年受楚之伐二十五年遣楚之圍遂折而從楚葢五年矣今晉侯勝楚踐土之盟外獻楚俘內靖王室實為盛舉陳胡敢不從故惠然來歸顧與斯會聖人即其情而書之曰陳侯如會喜其悔罪知反與鄭伯乞盟者有間焉乞者辱辭也乞盟懼齊侯之不

我信也今陳書如會如會者緩而不迫與會足矣不求盟也陳鄭之來一也觀聖人之書法則善惡自異矣　李氏廉曰經書如會三此及雞澤袁僑于鄬鄭伯　汪氏克寛曰陳穆公如會於盟踐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於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故陳侯雖棄異即同且疑且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歃也至于溫則共公居喪而亟會不敢斯須少息矣

公朝于王所

穀梁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胡傳　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亦何必於京師於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於四方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嶽有常所其宮室

道途可以豫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豫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集說杜氏預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其意言晉文公召王來踐土左傳於此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云襄王聞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則以王意自往非晉召之不同公羊說也　陳氏傅良曰此踐土之諸侯也外朝王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張氏洽曰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不知其諱而謂出居於鄭未復京師皆不考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婉而成章之法固見

於此歟　趙氏鵬飛曰王之所在諸侯朝之禮所當然然兩書王所之朝則見諸侯之不常朝也諸侯不因晉文之會未必朝也聖人書此以見諸侯之罪而顯晉文之功歟　吳氏澂曰諸侯朝王於踐土之宫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書朝彼雖至京師而反書如者蓋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在也彼書朝於伐秦之先此書朝於盟踐土之後者蓋彼不先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為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諱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為下事上之辭彼書如則不過彼適此之例矣亦微有分别　汪氏克寬曰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覲禮云伯父順命於王所朝者覲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於京師於外皆言朝春秋

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名葢謂事雖出於權而禮則專也書公如京師者一而不言朝以其無尊王之實葢謂事雖似於正而禮則簡也穀梁謂朝不言所非謂王所不當朝但以踐土河陽非天王之所當居爾如云聘諸侯非正也之意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武訢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

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晋

穀梁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胡傳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晋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晋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

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絶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集說 杜氏預曰元咺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　孔氏穎達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傳言司城効節於府人而出故書以官貴之也然書官及氏為貴則書名不是賢文以元咺所訴雖直令君陷罪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書其名從本文也　劉氏敞曰衛侯鄭何以名貶曷為貶殺叔武也衛侯曷為殺叔武叔武治反衛侯衛侯驅而入射叔武而殺之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叔武在内也　高氏閌曰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　張氏洽曰衛成公書名聽讒慝之言殺無罪之弟

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呂氏大圭曰經書自如意如至自晉蔡季自陳歸于蔡曹伯歸自京師著其昔在彼而今歸於此也書自楚歸則即楚之罪著矣曹伯歸自京師著其自京師也鄭之再執亦歸自京師不云自京師晉文之執與厲之執有間矣　吳氏澂曰衛侯愬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前驅　歂犬探衛侯之心陽爲不識叔武而射殺之歂犬見衛侯哭弟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使殺之者亦恥以歸獄云爾又曰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爾　李氏廉曰胡氏所引叔武之事本公羊與左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爲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爲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爾此公羊所以為實錄也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國君去國而歸者七鄭忽曹襄衛衎邾

盖及衛侯鄭之再歸皆不書自惟衛侯鄭初歸書自楚著其懼晉之辱不得已而奔楚今始自楚而歸也

曹成公之歸書自京師著天王之釋有罪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集說杜氏預曰莊公女歸寧曰来　家氏鉉翁曰伯姬来寧成風許氏曰書此志入杞之怨釋也天下有霸諸侯弛兵於是族姻之恩始録鄭國之好交修以是為晉侯之澤也　吴氏澂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来朝魯而為魯所卑又使卿師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来謝過而求平也　季氏本曰伯姬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亦老矣而匍匐来魯豈得已哉國小爲

魯所陵也

公子遂如齊

集說許氏翰曰齊自孝公立與魯好絶比相侵伐昭公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張氏洽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伯權之立如此此邵子所謂功之首也吳氏澂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遇卒未及報怨晉文既伯齊魯均為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晉盟而報魯怨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

附録左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斾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

貳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晉侯下穀無齊侯秦與諸侯會始此

左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集說杜氏預曰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上盆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孔氏頴達曰陳侯款經不書葬正以稱子知其先君未葬也　吳氏澂曰諸自在本班陳共公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最小弱而猶不改圖故

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訴之於晉故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叔武稱子班鄭下同踐土無鄭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可見晉伯之盛矣

湛氏若水曰穀梁曰諱會天王非也夫溫會將以朝王討罪而天王亦會有何義乎若以此會為諱王會則下不當又有天王狩河陽之文矣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作守　河陽杜注晉地河内郡河陽縣今屬河南懷慶府古河陽城在縣西三十里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穀梁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

胡傳案左氏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唉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名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集說何氏休曰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　杜氏預曰晉實名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以王狩為辭　趙氏匡曰左氏云且明德也未及於禮而謂之為德無乃過乎若謂此為德則率諸侯朝於京師者謂之何哉以德為目非施於伯者　劉氏敞曰晉侯名王自嫌不順故使王狩以匿其罪　狩不當書今故書者

所以起狩為晉侯名也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名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名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張氏洽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天子之尊而下從臣名其名不正故溫之會諱之古有廵狩之禮帝王以來未之有改王狩而諸侯朝則名正而言順故書之　家氏鉉翁曰齊桓會王世子于首止猶曰尊王室也孰知繼桓而霸者遂至屈天王之尊就而朝焉積習之漸使然爾　吴氏澂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以為榮而夸示諸侯今溫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故名王來狩於其國之地然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溫則晉實名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　李氏廉曰案王廵號守不書則王狩之非狩審矣非狩而曰狩為尊者諱也春秋書狩四而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廵狩之禮以為辭也

案胡氏安國本啖氏助蘇氏轍之說以為尊周全晉其義甚正公羊謂不與再致天子則專責晉文似非經旨

壬申公朝于王所

穀梁 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集說 杜氏預曰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趙氏匡曰若錄內而書日何不書月乎公羊之說非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朝于外非禮也然則天王在是諸侯可勿朝乎又曰日繫月月繫時以晉文之行事為已傎矣亦非也晉文行事之傎豈患不見乎必待日月乃見哉此皆不足以論春秋 吳氏澂曰踐土之盟天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盟而晉率與盟之諸侯以朝王溫之會天王在會所若

主是會者然故既會而晉復率與會之諸侯以朝王也古者天子巡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於方嶽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歲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以夸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譎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

公羊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

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

穀梁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集說孫氏復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者元咺故也晉文既勝彊楚不能招攜撫貳以崇大德助其臣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

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

之故曰歸之于京師　陳氏傅良曰其稱人何非王命也凡執譏也春秋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襃貶苟當乎罪雖晉屬公執曹伯得為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陳轅濤塗稱人而已矣　張氏洽曰此元咺訟衛侯於晉而文公右元咺故衛侯之詞不見直而見執也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也或者乃以襄王至是乃復於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諱何為而不書況書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然之理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案左氏稱衛侯出居襄牛聞楚敗而後出奔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公羊謂晉逐衛侯而立叔武二說不同然衛侯懼晉而出奔則亦晉逐之也叔武與踐土之盟則亦晉立之也故可並存

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

穀梁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者歸其所也

胡傳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辭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絶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辭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集說何氏休曰恃晉力以歸然臣無訴君之義復于衛非也　劉氏敞曰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絶也已絶而復惡也惡則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以文公為之主也　高氏閌曰晉文聽其臣

子之訟而執其君非伯者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　陳氏傅良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伉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張氏洽曰叔武雖死而非成公實殺之元咺豈得以此訟其君而致之縲絏元咺歸衛與於蔡季華元之歸特書復者著其假霸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

家氏鉉翁曰元咺臣也衛侯非咺所宜訴衛侯執而咺歸名分掃地矣春秋於晉侯治衛一事再三見之書法責晉深矣然則治此獄宜何歸曰執衛侯治其殺弟之罪執元咺正其訴君之戮　吳氏澂曰元咺譖訴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託王命而縻縶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別立公子瑕為君而無所忌憚挾伯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弈棋然咺之罪大矣奚啻當服今將之誅而已哉

諸侯遂圍許

穀梁　遂繼事也

胡傳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案古者廵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集說　杜氏預曰會溫諸侯也　許氏翰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也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又二年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自桓公之没諸侯從楚衆矣許在鄭之南密邇於楚久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　高氏閌曰前目後凡也　吳氏澂曰會溫本欲討許然既

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晉文一年之間自春初侵曹伐衛入曹兵威如推枯拉朽又合諸侯勝楚而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修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煩威黷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溫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於應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強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乃不能服小弱之許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蓋圍許之諸侯亦強從爾孰肯盡心竭力哉　李氏康曰桓公没諸侯從楚不獨許自子人九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改乘轅而北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蕞爾之許合十一國之衆逾時閱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舉亦以見威力之及人淺矣許之甘心從楚其亦有懲於江黄也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於許

穀梁遂繼事也

胡傳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

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集說 杜氏預曰遂者得復而行不歸國 陸氏淳曰穀梁云天子免之業晉以曹伯畀宋人非天子之命也 孫氏復曰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此言曹伯襄復歸于曹者晉文赦之也晉文執之曷為晉文赦之春秋亂世强侯執辱小國之君無復天子命執之赦之自我而已案二百四十年惟成十六年曹伯負芻執而得歸由天子命故曰曹伯歸自京師以興其文餘皆否焉 劉氏敞曰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 張氏洽曰叔孫豹叔孫婼見執於晉或求貨而為之言豹與婼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恥以貨利苟免也况諸侯乎曹伯襄之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又廹於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亟會於圍許之役晉之强已甚而曹

之弱可憫也　汪氏克寛曰曹共公之歸不書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於宋若言自宋則其歸實出於晉侯而非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

附錄左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五